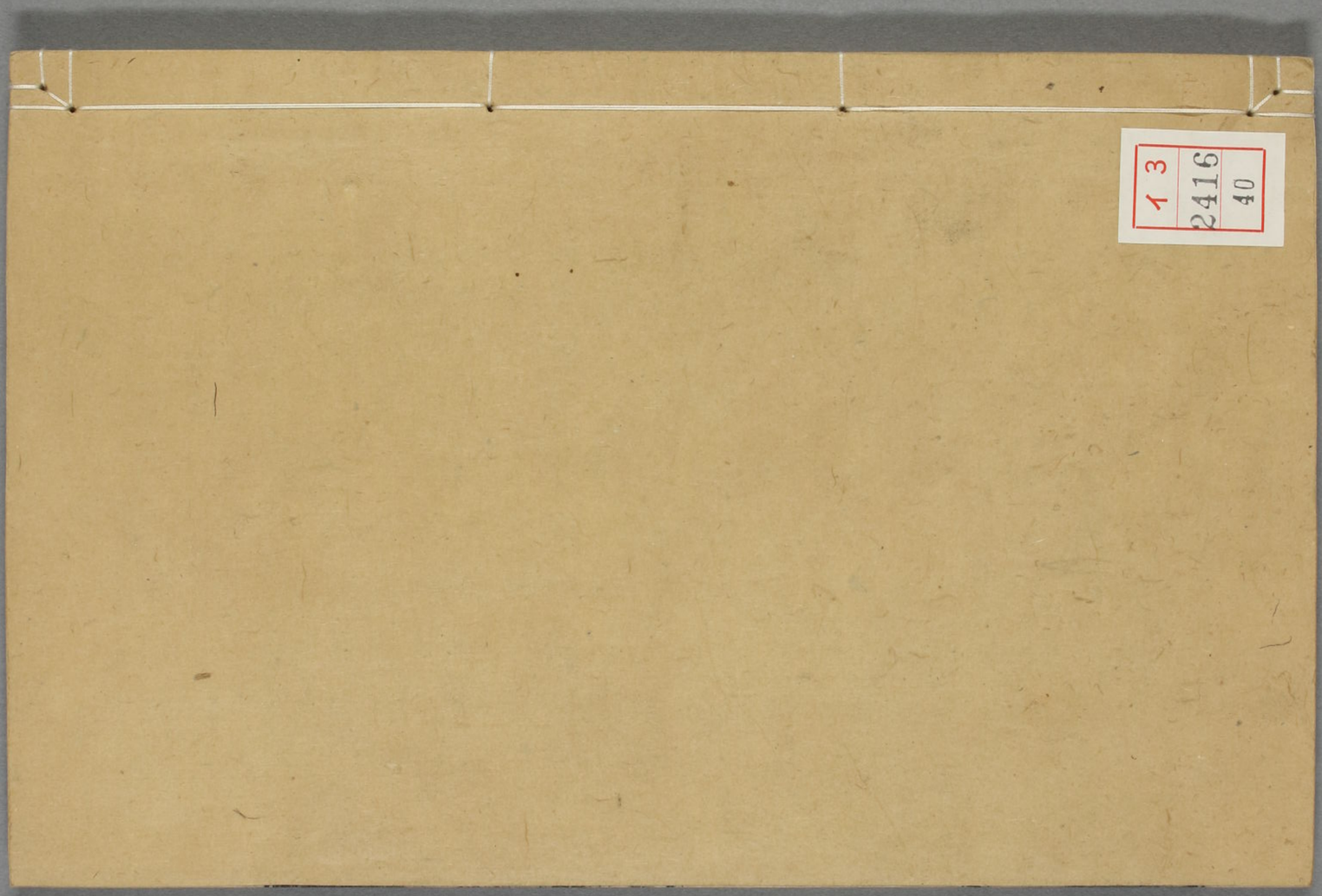
13
2416
40

設官部二十四中書舍人 通事舍人 主書〔附〕

中書舍人一

原杜氏通典曰中書舍人魏置中書通事舍人或曰舍人通事各為一職晉江左乃合之謂之通事舍人武冠絳朝服掌呈奏案章後省之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即侍郎兼其職而掌其詔命宋初又置中書通事舍人四員入直閤內出宣詔命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參決於中自是則中書侍郎之任輕矣齊永平初中書通事舍人四員各住一省時謂之四戶權傾天下茹法亮久為中

13
2416
40

半澤文庫

<2004-600>

書通事舍人後出爲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戀之垂涕而去又榮惑入太微太尉王儉謂武帝曰天文乖誤此由四户帝納之而不改與給事中爲一流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他官兼領後除通事字直曰中書舍人專掌詔誥兼呈奏之事裴子野以中書侍郎鴻臚卿掌中書通事舍人別敕知詔誥自是詔誥之任舍人專之魏晉以來詔誥並中書令及侍郎掌之說在中書令篇陳置五人後魏有舍人省而不言其員北齊舍人省掌署敕行下宣旨勞問領舍人十人後周有小史上士二人此其任也屬春官隋内史舍人八員專掌詔誥煬帝減四人後改爲内書舍人唐初爲内史舍人至武德三年改爲中書舍人置六員貞觀元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曰時已平矣功

己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獻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上之旨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敦樸素革澆浮使家識考慈人知廉恥甘其利欲之心載以清絜之化自然家肥國富禍亂何由而作太宗善之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龍朝以後隨省改號而舍人之名不易專掌詔誥侍從署敕宣旨勞問授納訴訟敷奏文表分判省事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爲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按後漢章和以後尚書爲機衡之任尚書郎含香握蘭直宿於建禮門太官供膳奏事明光殿下筆爲詔誥出語爲誥令曹公爲魏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則祕書之職近密尚書之職疎遠魏文帝初改祕書爲中書自歷代相沿並管機密而後漢尚書郎非今尚書郎乃中書舍人也武太后臨朝天授元年壽春

郡王盛器兄弟五人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勃立召小吏五人各令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須史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服景龍四年六月二日初定內難唯中書舍人蘇頲在太極殿後文詔填委動以萬計頲手操口對無毫釐差誤主書韓禮談子陽轉書詔草屢更頲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故事舍人六員各押尚書省一行天下衆務無不關決開元三年十一月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無一頭商量事狀進說凡事有是非理均予奪人心諸舍人同押連署狀同進若狀語交既與所見不同者望請別作商量連狀同進若狀語交互恐煩聖思臣既是官長望於兩狀後復略言二理優劣奏聚聽進止則人皆盡能官無留事敕曰可因是舍人唯知撰制不復分判天下姚崇因主書持詣賊犯所掌後又其權勢傾動天下姚崇因主書持詣賊犯所累罷相姚誠多才而隳改擅權以成斯弊可哀哉

初學記曰案敘環濟要略云舍人古官也周禮地官有舍人舍猶宮也掌宮中之政出廩分財列仙傳曰琴高趙人善鼓琴爲宋康王舍人也史記李斯爲秦宮舍人漢書高祖起豐沛周勃傅寬樊噲皆以舍人從鄽食其亦以舍人知宮內事然則中書舍人晉宮也自漢置中書無聞其職魏世中書始置通事一人掌呈奏魏明時有通事劉泰是也高貴鄉公時改爲通事都尉尋又改爲通事侍郎自晉宋以來唯掌呈奏宣王言甚用事至梁多以尊官兼領並入閤內始專掌中書詔誥自魏晉詔誥皆中書令中書侍郎掌之至梁始以舍人爲之陳及北朝皆因之掌制誥陳及後魏又別置通事舍人掌宣奏北齊唯置中書舍人兼掌宣奏隋又別置通事舍人

專掌宣奏

六典曰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及璽書冊命皆案典故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漏洩稽緩違失忘誤所以重王命

也制敕既行有誤則奏而正之　文獻通考曰宋初中書舍人爲所遷官實不任職復置知制誥及直舍人院故事入西閤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唯梁周翰不召試而授其後楊億陳堯佐歐陽修亦如此例富弼爲知制誥繳還劉從愿妻封遂國夫人詞頭唐制唯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詞自弼始元豐五年詔中書舍人印爲中書後省之印曾鞏陸佃並試中書舍人自是始正官名遂以中書舍人判後省之事分案五曰上案掌册禮及朝會所行事曰下案掌受付文書曰制誥案掌書記制詞及試吏校其功過曰諫官案掌受諸司關

報文書曰記注案掌録記注其雜務則隨所分案掌之元祐初以蘇軾直舍人院有司言自官制行舍人院廢今爲中書後省於是改爲權中書舍人遂爲故事後詔舍人各籤諸房文字其命詞則論日分草中興置中書後省以中書舍人爲長官六員常除二員一員領吏房及兵工房一員領吏房右選及禮刑房嘉泰四年李季章辭免以宗正少卿權中書舍人而中字犯祖諱季章辭有旨權以直舍人院繫銜乃受命不知舍人院廢已久矣蓋大臣失於討論也紹興初詔中書門下兩省已并爲中書門下省其兩省合送給舍文字今後更不分送

並送給事中中書舍人其後又詔以他官兼攝者稱權直資淺者爲直舍人院石林葉氏曰國初循唐舊制凡命官遷除磨勘移易差遣中書皆命詞給告不勝其繁元豐官制行始命階官職事官遷人入品者給告無品官及職事官本等內改易或再任者亦比給黃牒餘中書舍人以爲監司郡守朝除不給告禮太薄乃詔待制以上知州及帥臣監司初除再任並出告尚書侍郎兩省御史臺官外餘官并監司本等內改易者仍給黃牒後復行之不同元符初中書省復檢舉如前令　續文獻通考曰遼中書省設中書舍人院有中書舍人金元無明中書舍人屬內閣革中書省存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一

增　冊府元龜曰劉超爲中書舍人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儲石之儲每元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　又曰晉徐邈爲中書舍人孝武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每應時取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　又曰南齊紀僧眞武帝時爲中書舍人僧眞容貌言吐雅有士風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眞嘗貴人所不及　齊書曰明帝踐阼引傅昭爲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略身安麤糲常插燭版牀明帝

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南史曰顧協爲舍人在省十六載器服食飲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餽遺　冊府元龜曰陳劉師知善儀禮臺閣故事多所詳悉高祖入輔以師知爲中書舍人掌詔誥　北史曰魏收兼中書舍人與溫子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　北齊書曰荀士遜世祖時爲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

冊府元龜曰顏之推武成時爲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嘗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較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　隋書曰虞世南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祕書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許至是與世南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一人非吾儕所及也　唐書曰顏師古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於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　又曰楊炎爲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制書炎善爲德音開元以來言詔制之美

者號楊常焉　又曰王徽曾祖擇從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冊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號鳳閣王家　又曰齊澣開元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儀謨誥爲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又曰薛元超道衡孫也爲中書舍人中書省有一磐石初道衡爲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又曰賈曾授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至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

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稱蘇賈　又曰許景先轉中書舍人中書令張說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嶄絕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實一時之秀也　冊府元龜曰徐浩天寶末爲中書舍人傳位誥冊皆浩爲之參掌兩宮文翰寵遇罕比　又曰張說爲鳳閣舍人歷黃門中書侍郎弘文館集賢院學士掌文翰之任凡三十年（說子均垍俱能文說在中書均垍兄弟並掌綸翰之任）　又曰張九齡爲司勳員外郎時中書令張說與九齡同姓敘爲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也俄拜中書舍人　唐書曰郗高卿爲中書舍人處事

不回爲宰相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爲兩街功德使琮暴橫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高卿立詣元載抗論以爲國恥請速論奏載不從高卿遂以疾辭居東洛凡十年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　又曰高郢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曰人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冊府元龜曰陸贄爲中書舍人母卒持喪於河南豐樂佛寺四方以賻贈爲詞厚致金帛贄絲毫無所受惟與劒南節度使韋皐布衣友善皐以事奏聞每有所致輒稱詔以受之　又曰韋處厚爲中書舍人時穆宗以幼主荒怠不

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道性靈乃詮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爲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　又穆宗詔曰中書舍人故事分押六司佐宰臣判按廢革日久頓復稍難宜漸令條舉有須慎重者便令參議如關機密者且如舊　唐書曰路隨敬宗初登極拜中書舍人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冊府元龜曰高鍼爲中書舍人因諫敬宗以求理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帝深納其言賜綵五十匹　唐書曰封敖爲學士拜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澀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陳傷

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　又曰崔郾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郾奏曰陛下用臣爲侍講卒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實慙尸素有媿厚恩帝曰俟朕機務稍閒即當請益高鉷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　五代晉史曰陳義長興中自舍人銜命冊公主於太原公主即帝后也帝深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言於義宜陳一謳須以稱帝之美可邀其異待者義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損國綱且虧士行義今生所不爲也聞者無不嘉之

又曰天福五年詔曰六典云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策命皆按故事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古昔以來典實斯在爰從近代別創新名今運屬興王事從師古俾仍舊貫以輝前規其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　五代漢史曰唐李昭以尚書郎出爲蘇州刺史暮歲以中書舍人召還不拜謂宰輔曰省郎拜舍人以知制誥爲次序便由刺史有玷綸闈非敢聞命乃以兵部郎中知制誥翌歲拜舍人權知貢舉有崔頎者協之子也來應進士延將入貢院舊相盧文紀素受之　五代周史曰王延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有崔

與協不睦謂延曰舍人以謹厚聞於時當求實才以副公望慎毋以名下取士也延退而嗤曰盧公之言爲崔頎也縱與其父不悅何至此耶卒以頎登甲科其仁而徇公胥此類　冊府元龜曰後周申文炳太祖廣順初爲中書舍人爲文典雅有訓誥之風　合辟事類曰宋舊制執政除罷皆宣麻呂惠公弼因爭新法求去王安石陰沮之乃使舍人院命詞蔡齊掌外制繳詞頭舉典故論之安石勸上內批令後樞密罷更不宣麻　新書樓攻媿集曰林大中遷中書舍人風裁如臺中時韓侂胄來見大中接之無他語使人通問因願納交又笑却之彭龜年抗論侂胄甚切有旨龜年除職與郡大中在西掖樓鑰在瑣闥連名上疏又同繳奏　言行錄曰曾肇元祐初遷中書舍人門下侍郎韓維面奏范百祿所爲不正黜維知鄧州公不草制兩上章論之　周益公集曰洪适除中書舍人內直如故方羽檄交馳書詔填委或夜召或細札咨訪适獨當內外制時時奉詔言事如乞防虞海道降詔親征多契聖心大用之意已定

朝野雜記曰宋時年未三十知制誥者蘇易簡二十六吳元中二十七晏元獻宋宣獻王懿恪張安國皆二十八王文正夏文莊二十

會要曰元豐七年詔起居郎

楊景略左司郎中錢勰並爲中書舍人免試二人奉使高麗方還有道並擢之

又曰元祐元年起居舍人蘇軾擢爲中書舍人直龍圖閣劉攽爲中書舍人並免試

春明退朝録曰父子掌誥宋初至熙寧元年凡九家李文正王文正王安簡畧文元錢希白梁莊肅呂中裕宋敏求蘇儀甫

中書舍人三

原 忠慎 儒素晉中興書曰劉超字世喻遷中書舍人時臺省初建内外多事超出納書命以忠慎稱埋身清苦衣不重帛又曰徐邈字景山以東州儒素性好學尤善經傳烈宗始覽典籍招延禮樂之士後將軍謝安舉邈應選補中書舍人專在西省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每預顧問輒有獻替多所補益烈

宗甚愛之 增 四禁 七制上詳舍人一 晏殊類要唐制慰勞制書發日敕敕牒敕旨論事敕書 蘇賈 常楊並詳舍人二 西臺

右垣 新書除蘇轍制位處西臺實與政事除峽公制右垣裁訓 韓徐 楊陳職官分紀李昇開國徐鉉以秘書郎直門下省書命精當頗得典禮韓熙載亦同掌誥命與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彙苑陳從易知制誥與楊大雅同在西掖時謂之楊陳 斲窗 閉户職林楊滔爲中書舍人時催作制敕令史持庫時號斲窗舍人翰苑新書編出無本可檢乃斲窗得本直中書每草詔必閉户精思和蒙知制誥蒙之永經藏碑詔蒙據以賜之蒙遣厮僧佛書數千卷人傳以爲笑 微省 松窗並見後詩

原 預顧問 多補益並詳上儒

素注 出書命 善經傳上詳忠慎注下詳儒素注 掌文法 主呈奏

荀勗集曰晉武帝時門下啓令史伊羨趙咸爲中書舍人對掌文法勗奏以爲不可下詳舍人

合二職　由四户上詳通典　蕭景暢齊書云永明元年熒惑入紫微時中書通事舍人四人各注一户謂之四户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會元象失渡太史奏云宜修福禳之太尉王儉謂帝曰天文乖忤此由四户仍具舍人王文明等名奏之至梁除通事二字直曰中書舍人掌文翰猶兼呈奏　增上

五事　發十難本傳唐韋夏卿以便佞取容欲糶難以詰之帝乃知害民平叔始疎斥　垂訓誥掌絲綸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為綸綍垂之而為訓誥秉筆者莫敢爭能下見後詩　白玉堂　青瑣闥　元和風　宰相器　九國志南唐韓熙載為和州司馬久之召為中書舍人有元和之風下詳皆合機宜注

原　廻翔青瑣　典掌紫泥　以紫泥封誥書　咨爾才華　掌茲綸誥　啓迪厥命　潤色帝謨　出納絲綸　發揮訓誥　書夙夜出納朕命唯允　親奉聖旨　職司王言　職在禁闈　典茲樞密　徐邈文儒　劉超忠慎　白帖　增為代言最而逸不能也　本傳常袞文雅贍長於應猝謇重　職林唐孫逖典誥為代言最而逸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幸要孫處約為中書舍人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須多也　本傳權德輿字載之為起居舍人獨直兩省數日一還舍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一人辦事　兩省獨直唐會時　花判事　六押分司　通鑑唐故事中省有軍國政事則中書舍人明練者知機密謂之辦事舍之五花判事中選一人分司押事故舍人謂之六押　本傳李泌曰給舍人　出納書命　潤色訓誥上詳初學記　下唐順宗除裴度中書舍人制　屢獻讜言　當納諫諍　本傳蘇晉先天中為中書舍人屢獻讜言天子嘉允　分紀唐柳公權為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　充翰林書詔學士文宗便殿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衣澣濯者三矣公權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衣乃小節耳　敷奏機辨　居官鯁正　本傳馬周字賓王爲中書舍人善敷奏機辨明銳動中事會時譽歸之李文本曰吾見周論事多矣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

本傳宋璟爲中書舍人居官鯁正　特報藥石　面賜金紫　上詳杜氏通典注

續通典曰突承璀於軍中立聖政碑李絳以爲不可許上卒大開悟除絳中書舍人翌日又面賜絳紫衣金魚上親爲絳擇良笏勉之曰爾時無易此心　一家書命　三世掌制

唐大詔令楊嗣復除中書舍人甚稱厥職今使汝繼書吾命成一家言堂構唐李德裕語　父子繼美　兄弟相國華在於此舉　職林唐李百藥李安期三世掌制誥

代　職林唐賈至天寶末爲中書舍人李白居易集崔羣舍人制自列內朝兼司誥命事煩而益密職久而彌精龍以正名式光禁職　鳳藻

上皇遣至爲傳位冊文於朕冊文則卿之先父所爲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繼美矣　文粹張鷟奏自可曳裾紫禁伏奏青瑣而趨丹墀

本傳韋思謙二子承慶嗣立承慶解鳳閣舍人武后謂嗣立曰爾父嘗稱二子忠孝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　推高綸省　式光禁職　又爲學士制綸省推高朝廷之光輝贊明時之喉舌芝

白居易集崔羣舍人制自列內朝兼司誥命精龍以正名式光禁職　鳳藻泥發彩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綵而動色注內禁地以青規畫故曰青規漢儀天子制誥以紫芝爲泥以封又蘭英爲檢紫芝爲泥黃綵爲制敕也　陳　雞

拾遺集爲陳舍人遜官表司言鳳綬揮翰龍池　木深巖　龍綵潤動　文粹張鷟奏鳳池清切雞木深巖下見前鳳藻騰文注　旧

五字妙　鼓三變文　裴休制詞云綸闈四五字之妙五鼓王變之文　十年正任　一月遂罷　職官分紀張洎計偕之歲爲潤

潤色王度　舶燕自冀所薦首謁韓熙載熙載一見待之如故舊謂洎曰子栖中書舍人頃之韓主文柄洎亦擢第不十年間

設官部

果正綸闈之任　長編眞宗祥符九年知制誥樂黃目知開封初黃目召試上以黃目久任外官止試制誥二篇入西閣不一月遂罷　一佛出世　三人及第　國史太宗嘗云人六親相賀諺云一佛出世分紀孫抃夜中夢明窗下草制詔其後第三人及第知制誥如夢云　閣

長壓角　給事等服　文獻通考云舍人院每知制誥上事設紫褥於庭面北拜驪閣長立褥之東北方謂之壓角長宗袞作掖垣叢誌而不解其事按唐舊書亦無聞焉唯襄廷裕正陵遺事云舍人上事知印宰相當壓角則其禮相傳自唐也　四朝國史霍端友徽宗時爲中書舍人服金紫故事唯服黑角帶帝顧見之曰給事舍人等耳而服飾相絕如是始命犀帶佩魚

失却君房　見稱若水湘山野錄眞廟時日本國入貢求本國神光寺記舍人翟不工令學士張君房代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掖垣求之不得大窘時種放以司諫歸華山楊大年爲開恤令云世上何人最號恍紫微失却張君房分紀王旦拜右正言知制誥父褚以清名久掌書命不十年旦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與之同列每曰王君陵霄鶱鸞臺梁棟之材非吾所及也　經宿進碑

盡午授草　事略國朝初王禹偁經宿上進中外驚其神速　合辟事類云曾鞏擢中書舍人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家　聯飛

務重　香紙任隆　芝泥發彩　蘭檢浮香　下筆輒成　揮翰如飛　常承慶降辰　長於制書　善爲德音　並詳舍人

論駁書詔　潤色王言　一時之秀　三代之風　許景先詳舍人二言行錄曾鞏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諭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正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　動中事會　皆

合機宜 詳敷奏機辨注加中書舍人周祖
分軍事皆合機宜周祖問
使者以質對周祖歎曰宰相器也 紫微閣下 紅
藥階前 黃閣登賢 紫微寓直 藥省代言 楓宸
錫命 寵被龍綸 擢升鳳掖 趨翔文陛 陪扈屬
車 原 當昭明之朝 居清切之地 當若日之
掌如綸之詔 王言如絲綸其出如綸 並白帖
侍升職 行狀胡銓兼中書舍人有旨以中人李綽等嘗
典發軍書無誤各進官一列公不奉詔綽等泣
訴上曰胡銓不肯行狀陳傅良字君舉除中書舍人
封還詞頭遇事輒發張子仁建節陳源除內侍省押班
率逢原升都統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
原先被宣劄已自書銜公執奏再三終不奉詔此二事
無敢嬰其鋒者傅良神色不動
來則繳奏旁觀者為之寒心 熙寧三舍人 元豐

二奉使 國史本傳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相繼封還
詞命至呂大臨亦還之世稱為熙寧三舍人
下見舍人二 裁五色之詔 序兩省之班 新書 封還邊帥
詞頭 不草宦者除制 會要王巖叟除中書舍人滕元發自太原易詩昌巖叟封還詞
頭言今以走馬承受言邊之福命遂寢又云安邊之福命遂寢又云
除觀察使敞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 分曹一直於紫微 聯步亟趨
於丹陛 北門視草謂當進學士之班 西掖拜眞
復示舍人之樣 新書 中書舍人四

撰 文敏 分紀前蜀庾楷進中書舍人時署百司誥命填委皆有典則人服其敏 文速 職林
梁棐子野掌誥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答曰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中舍相待 舊唐書曰

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兵數年不解新羅遣使告急乃假朱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太宗謂曰海夷頗重學問卿爲大國使必勿藉其束脩以中舍相待

分口占授林

策令叢遽敕

不見便思舊唐書曰

授成無遺意

機辨能敷奏深識事端動

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

上

清暑賦職林崔仁師太宗

帝賜帛万十段

宗時幸翠微宮

給食政事堂

百官志曰以久次者一人爲閣老判本省雜事又一人知制誥顧進畫給食於政事堂其餘分署制敕

一朝大手唐大詔令武德及開元中有顏侍郎陳叔達

文章

文陣雄帥本傳唐蘇頲云大手筆掌書王命故一朝言語煥然謂同列曰蘇生之後瞻無敵眞文陣之雄帥也

不裁一言慶入草詔餘慶回惑至晚竟不能裁一言由是轉

左司郎中

文場元帥本傳張九齡號詞人之冠又號文場元帥

宿老本傳唐李嶠字巨山爲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爲之嶠富才思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歿而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三世掌書合辭事類

唐張嘉貞武后時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爲中書令子延賞延賞子弘靖三世掌書命又唐徐堅相孝德父齊聃及堅三世無以爲比又徐嶠父子自相及孫三世爲中書舍人皆朝衣冠無林徐堅聖曆中楊再思王方慶東都留守引堅爲判官表奏專委之方慶嘗稱曰掌綸誥選也再思曰此鳳閣舍人制敕所出爲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四年拜中書舍人開元以來蘇頲齊瀚蘇晉賈曾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

舍人樣職林

逖開元十

虛有其表帝拜蘇頲爲相命嵩草制不工帝欲換之不欲斥言因制中云國寶乃指璞字曰不可斥其父名宜易之嵩不悟但改璞爲珍帝見鄭地曰虛有其表以嵩魁偉多鬚

問古今事本傳崔琳明皇雜錄曰蕭嵩開元初爲中書舍人與高仲舒同爲中書舍人侍中宋璟

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
古事問仲舒令事問琳

思若湧泉 本傳蘇廷碩爲中書舍人時父壤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署朝廷榮之明皇平內難書詔填委獨廷碩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差書吏白曰匀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田崔融進鳳閣舍人者朝廷大手筆多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新書詔令未嘗著稿孔帖曰韋承慶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稿典曰故事政事堂有門蓋宰相時適舍人院咨訪政事以自廣也及常袞為之參掌兩宮文翰寵遇莫比

政事堂門 續通典

中書舍人不復坼六曹之奏

相塞絕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

書舍人事兵興急於權便故去臺閣浚遣

顏出宰相自是舍人職官分紀唐徐浩肅宗時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浩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加兼尚書右丞明皇傳位詰冊皆浩

文詞贍給

雖大求降外官增父秩

孔帖曰韋承慶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稿典曰故事政事堂有門蓋宰相時適舍人院咨訪政事以自廣也及常袞為之參掌兩宮文翰寵遇莫比

曰孫逖遷中書舍人是時父嘉之日八十猶爲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文思溫雅 職官分紀

唐王仲舒自職方郎中知制誥文思溫雅制誥所出人皆傳寫

文有古風 行狀

王仲舒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可喜最宜爲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置筆研於其間哉

人物精鑒 本傳

裴垍爲中書舍人李吉甫執政以情謂垍解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綿悉均給之

罷統軍用麻 言之

垍即疏二十許人吉甫薦於朝日此日人物吾懺不及知君精鑒爲我

叔姪對掌 世居兩制

翰苑新書曰封氏自太和孔帖曰鄭絪德宗自處功臣寶文場恃功陰颯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絪當制秦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書制付中書門下令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耶遂著於令也帝悟更命中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

以諫議知制誥 公權爲

時爲翰林學士柳公權爲中書舍人叔姪對掌詰命當時以爲榮

中書舍人文宗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采也翌日降制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與三代同風孔帖元稹沈傅師授中書舍人制煥有文章務爲詞誥使吾禁中無漏露之患而朕語言與三代同風勸亦至矣

詔令嚴促皆乂草定

孔帖曰李乂遷中書舍人凡朝廷文字之職之變詔令嚴促皆乂草定

文字首選

孔帖曰會昌末宰相李德裕建議居其選

平處可否

孔帖曰會昌末宰相李德裕以舍人平處可否

同舍服能

合鮮事類曰陸宸拜中書舍人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理俱愜同舍其能

同僚共推

合鮮事類曰鄭畋爲中書舍人咸通十年討徐方書詔旁午畋灑翰泉湧動無滯思同僚閣筆推之

著三足記

職林唐盧景亮嘗謂人君可爲也乃自軒轅以來至足食足兵而又得士天下治道之要著書名三足記

賜不分遺

周史仆鍾允章授中書舍人性吝嗇歲獲賜賚甚厚有賢行嘗語允章曰妾昔事君子家無釜鬻尚月接待朋友今寶貨盈室而義路榛塞雖富且貴何足尚也允章大慙

賜宴和詩

職官分紀太宗留心儒術旌賞文翰時綸閣之上宴或令和詩舍人從遊宴自此始也

出領外藩

職官分紀四朝會要雍熙四年以右補闕知制誥范景爲工部郎中知京兆府知制誥出領外藩自是始也

親纂

唐會要元和元年七月新作舍人閣上親纂其劉禹錫傳云汝字貢父元祐中拜中書舍人清復古制

外制

職官分紀唐會要凡詔敕皆中書舍人主之謂之外制

宰相判

職官分紀唐會要言筆凡材何官以稱職呂陶亦言中書舍人前世推重爲宰相判官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不試命者豈可遷

文章獨步

言行錄文士召拜右拾遺禹錫上端拱箴以序之曰獨步

不試而命

歐陽公歸田錄國朝之制

專裁寬大之

合璧事類陸六飛法

詔從時陪臣於屬車常瞻聖顏之光專裁寬大之詔

七字舍人 四朝國史呂溱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推許然喜自貴重見賓客不及數言時號七字舍人

有試不除 石林燕語執事官差除皆除目先下中書舍人宰相得旨朝退遣直省官徑引入中書省前期待試被命者玩歸丞相謝之直省少頃木省吏房吏首持承旨郎待郎廳設幕次凡案於中就坐食罷侍郎致茶果是日宰相任省侯納卷始上馬翌日進呈除目方下蓋召試之制也有思遲不即就者往往過期或為留內門然已不稱職矣嘉祐間有試而不除改天章閣待制者

獻皇極箴 職官分紀治平元年知制誥祖無擇獻皇極箴賜詔獎之

立馬一揮 神宗實錄劉敞字原父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已就

賜燭歸院 國史夕時神宗召知制誥鄭毅夫鄉對內東門小殿命草吳奎知青州張方平參知政事制詞其略曰有元白風有西漢風新書王珪知制誥院二府無知者明日具進文典麗

訓誥程範 新書宋敏求知制誥訓詞誥命皆有程範

詞激烈 新書朱晦菴集劉烱兼中書舍人會金人渝盟天子悉師北向以雪讐恥復疆土一時詔檄多出烱手詞氣激烈聞者感泣下

參典王命 曲阜除制參典王命之官於今號為清選

首問萬機之微 初寮行張叔夜制內史列屬西省首問萬機先朝董正治官始備六員之目

後省振職 盤州老人小傳洪适為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輔臣奏自來無翰苑下兼西掖者上曰洪适在後省甚振職目要其整頓綱紀故事給舍繳駁施行者皆封付三省奏壎提舉太平宮适奏秦檜欺天盜權戕害忠直當錮其子孫即時御筆依奏乃封付适明日召對上曰所論甚當異日有繳奏只批敕進來不須聽章

內史未行而議 除蘇轍制政令之出公卿方其未行內史舍人得聞既行而後言就若未行而議之哉

始除僉樞 朝野雜記乾道二年中書政事執政者薦蔣子禮帝始自中書舍人除僉書樞密院事稱三字

陳后山詩曰一官早要稱三字三字謂知制誥也

中書舍人五

晉詩梁范雲贈王中書融古意詩曰攝官青瑣闥遥望鳳皇池誰云相去遠脈脈阻光儀伐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逸翮凌北海搏飛出南皮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爲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貲

原唐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曰奕奕九成臺窈窕絕塵埃蒼蒼萬年樹玲瓏下冥霧池色搖晚空巖光斂餘照清切丹禁靜浩蕩交河注留連窮勝託風期撰善詶東望安仁省西臨子雲閣長啸披煙霞高步尋蘭若金狄掩通門雕鞍歸騎喧燕姝對明月荆豔促芳尊別有青山路策杖訪王孫

璿張文琮和楊舍人詠中書省花樹詩曰華萼映芳叢參差間早紅因風時落砌雜雨乍浮空影照鳳池水香飄雞樹風豈不愛攀折希君懷袖中

徐彦伯贈劉舍人古意詩曰女牀閟靈鳥文章世所希巢君碧梧樹舞君青瓊闥或言鳳池樂撫翼更西飛鳳池環禁林仙閣靄沈沈璇題激流日珠綴繚清陰郁穆絲言重熒皇台座深風張丹陛翮月弄素琴音雙彩結不散孤英跂莫尋浩歌在西省經傳慈潛心

擅古詩曰

紫泥初敕詔書成紅藥飜階畫影清屋瓦生煙宮漏永
時聞幽鳥自呼名　又上李舍人西掖詩曰西掖深沈
大帝居紫微西省掌文書天閣啓鑰趨朝後侍史焚香
起草初　又簡同省三舍人曰太微西掖鳳池邊西閣
凌空爲起煙彩筆時批尺一詔直廬深在九重天　又
和宗人賀曰分班曉入翔鸞掖直閣旁連浴鳳池彩筆
間批五色詔好風時動萬年枝　又賀李舍人曰拜命
大西垣偏承聖主恩黃扉陪漢相彩筆代堯言　唐徐
彥伯同韋舍人早朝詩曰夕轉清壺漏晨趨長樂鐘透
迤綸禁客假寐守銅龍　鄭愔同韋舍人早朝詩曰瑞
闕龍居峻宸庭鳳掖深才良寄天綍趨拜侶朝簪　沈
佺期同韋舍人早朝詩曰一經傳舊德五字擢英才儼
若神仙去紛從霄漢廻　賈至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
友詩曰劒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
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杜甫和賈舍人詩曰朝罷
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
於今有鳳毛　沈東美奉和范舍人宿直曉翫新池詩
曰傳聞閶闔裏寓直有神仙史爲三墳博郎因五字遷
晨臨翔鳳沼春注躍龍泉去似登天上來如看鏡前影
搖宸翰發波淨列星懸既濟仍懷友流謙欲進賢彈冠

聲實貫覆被渥恩偏溫室言雖阻文場契獨全玉珂光
赫奕朱紱氣蟬聯興逸安仁賦名高謝朓篇青雲仰不
逮白雪和難牽蕤蕤胡爲此甘心老歲年　白居易詩
曰絲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
伴紫薇花對紫薇郎　褚朝陽奉上徐中書詩曰中禁
仙池越鳳皇池邊詞客紫微郎既能作頌雄風起何不
時吹蘭蕙香　王建詩曰綠松窗對鳳池開履迹衣香
徧上台天意皆從彩毫出宸心盡向紫煙來非時玉案
呈宣旨每日金階謝賜回　錢起同程九早入中書詩
曰臘雪初明百子殿春光欲上萬年枝獨慙皇鑒明如

日未厭春光向玉墀　韋應物寄中書劉舍人詩曰雲
霄路竟別中年跡暫同比翼趨丹陛連騎下南宮佳詠
邀清月幽賞滯芳叢迫予一出守與子限西東晨露方
蒼蒼離抱更沖沖忽睹九天詔秉綸歸國工玉座浮香
氣秋禁散涼風應向橫門度環珮杳玲瓏光輝恨未矚
歸思坐難通蒼蒼松桂姿想在掖垣中　皇甫曾奉寄
中書王舍人詩曰腰金載筆謁承明至道安禪得此生
西掖幾年綸綍貴東山遥夜薜蘿情風傳刻漏星河曙
月上梧桐雨露清聖主好文誰爲薦閉門空賦子虛成
温庭筠西掖謁所知詩曰赤墀高閣自從容玉女窗

扉報曙鐘日麗九門青瑣闥雨晴雙闕翠微峯毫端蕙
露滋仙草琴上熏風入禁松荀令鳳池春晚晚好將餘
潤變魚龍　鄭谷獻制誥楊舍人詩曰爲郡東吳祇飲
水瑣闥須降鳳書徵隨行已有朱衣吏伴直多招紫閣
僧　吳融辭舍人見徵恩賜香餅二十八字同寄詩曰
往歲知君侍武皇今來何用紫羅囊都緣有意重熏裛
更灑江毫上玉皇　李中獻中書張舍人詩曰持憲威
聲振司言品秩清簾開春酒醒月上草麻成丹陛凌晨
對青雲逐步生照人裘玉瑩鑒物憲波明下直無他事
閒遊恣逸情　羅隱鄭州獻盧舍人詩曰海樓閒暇閱

風輕不是安流不肯行雞省露濃湯餅款鳳池煙暖詔
書成　宋楊億李舍人獨直詩曰閣鳳巢高拂綵霓玉
芝香雜武都泥十行漢札如絲出六幕堯天倚杵低露
井冰銷垂素綆仙莖日轉射璇題赫蹏雲落知誰見餘
力何妨頌碧雞　王安石題中書院壁詩曰夜開金鑰
詔詞臣對御抽毫草聖恩須信國家重儒術一時同牓
用三人　劉筠李舍人獨直詩曰卿霤重重覆壁門獨
揮鴻筆坐西垣誠明自有中和氣潤色還多郁穆言內
苑朱櫻和酪賜前階紅藥任風飄紫絲新履回翔地應
笑東方避世喧

增制唐蘇頲行齊澣紫微舍人制曰運心孤邁懷器獨立屬詞每窮其雅實臨事益表其甄明故能早負聲猷備經推擇左曹駁議常接於雙遊右掖詞言佇光於五字　白居易行鄭涵中書舍人制曰藻履堅明雄文炳蔚虛懷宏達雅思沖深立言嘗見其著誠秉志頗聞其經遠夫澄其源者必清其流端其本者必正其末其便蕃禁掖潤色王猷君不可以私其人臣不可以虛其受簡材既困於朕志當官爰俟於爾能其有嘉聞以光茂選　崔嘏行李訥中書舍人制曰彰施帝載潤色王猷朝出九重夕馳四表必資其金相玉立之器懷其騰蛟吐鳳之才以發揮人文流布天澤　又行襄諗中書舍人制曰居禁密之地聞善則遷當演綸之工有勞斯陟此所以光吾侍從榮彼搢紳襄諗閒澹自居疆浮不染自擢居內署掌茲制命謹密無曠馨香有聞問對備見其一心敏捷共推其七步爰因滿歲授以正名爾宜思弘用以致君勵精誠而正已慎爾聞見奉吾周旋　劉崇望行翰林學士鄭延昌守本官兼中書舍人制曰彰纓著稱夢筆爲文富以美才披其禁闥典由中之詔成布下之言方謂得人雅當入侍蓋聞羊祜議謀是草皆焚周仁重厚其言不泄親近之地慎密爲先西省亦吾

教誥之地戒之可矣　薛廷珪授膳部郎中知制誥錢翊守中書舍人制曰爾掌綸誥時推得人觀其書詞覆絕塵滓褒貶盡春秋之要旨指歸浚訓誥之源流傳聞四方平視三代而秉守甚正韜藏有程介然獨行卓爾清峙閱爾之能事多矣聆爾之嘉猷藹然俾即眞秩斯爲舊章

【權】啓　洪平齋賀中書曾禮侍啓曰晉貳春官仍躋內史紫荷挈處光搖萬玉之班紅藥飜時風動五花之判有國所重斯文之榮某官毓董聲名伊皐事業天子期以壯行之未艾國人恨其大用之猶遲方聞批敕尾之風又見還詞頭之舉新人文之制作妙儲德之調咸況紫微閣下之黃昏正瑞柳庭前之春色命自天而三錫材與地以雙清　楊誠齋賀黃祕監除中書舍人啓曰中宸渙號內史升賢三神在海上之山久勤攝領一佛出人間之世遂見眞除綸綍有光紳緩胥慶某官材猷膚碩學術醇深探周情孔思之微淵源千載發宋豔班香之祕膾炙四方親結龍虒之知聿新鳳閣之樣辭達而已矣要必見聖人之情才難不其然蓋欲極天下之選得君爲重緯國以文好對紫微草尺書而招贊普却登黃閣提寸筆以福蒼生

書歐陽修回鄭戩二舍人書曰顯奉制恩陞華禁掖誕膺聖選式協輿談朝廷之體深嚴王者之居淵默德澤宣布必使入人心之深號令發揮而能鼓天下之動惟是代言之任實資博古之英某官履行敦方材猷敏茂藹一鄉之佳譽掩衆俊以名科通達古今固已優游於儒學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清閒果被僉俞兼司典訓竦萬方之視聽追三代之文章遂陞榮塗益奮賢業共慶得人之盛方深竊抃之私

搢墓碑張說西臺舍人贈泗州刺史徐齊聃碑詞曰王言惟令中禁是司帝嘉文父曰汝宜之終溫且惠習禮明詩長裾入侍大筆修辭鴻業潤色元黻緝熙昊天大戾君子明彝蒼梧起手涅而不緇中興受命逝者無追靈符泗水崇贈先師髣象精魄丕承聖期敎延子貴榮躋父慈學嗣三葉才俱一時春秋孝念霜露深思後之視昔斯文在茲

主書

原杜氏通典曰晉中書有主書之員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史齊於中書置主書令史陳置主書令史之名後魏又爲主書令史置八人北齊置主書十八人北齊初曰主書令史文宣帝嘗立遺主書令史題署其上曰但著主書不煩著令史字自此除令史字隋復加設官部

令史唐又除之

通事舍人一

原杜氏通典曰通事舍人昔堯試命舜賓於四門蓋今任也秦置謁者漢因之掌儐贊受事員七十人選孝廉年未五十威容嚴恪能儐贊者爲之燕太子使荊軻劫始皇變起兩楹之間其後謁者持匕首刺腋漢高帝假武修文故易之以版有僕射冠高山冠言其矜莊賓遠故以高山爲號終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出東關關吏識之曰此棄繻生後漢謁者僕射爲謁者臺士主銅印青綬天子出掌奉引謁者僕射見尚書令對揖無敬謁者見執版拜謁者三十人漢官儀又曰三十五人謁者初上官稱曰灌謁者滿歲稱給事胡廣云灌者明章二帝服勤園陵灌柏後遂假茲名焉馬融曰灌者習所職也應奉曰高帝承秦禮儀多闕灌嬰服事七年號大謁者後人掌之以姓灌章列於漢書也雷儀爲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留者几七十人和帝代陳郡何熙爲謁者僕射贊拜殿中音動左右然則又掌謁贊漢舊儀曰謁者皆選郎中美鬚眉大音者以功次當遷欲留增秩者詩之二漢隸光祿勳後漢又有黎陽謁者光武以幽并兵騎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兵騎千人復除甚重謁者任輕多放情態順帝改用府掾有清名威重遷超牧守焉魏置僕射以謁者幷蘭臺江左復置僕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統謁者十人及晉武省僕射後又省宋武帝大明中復置僕射一人職與魏同亦領謁者十人掌小拜授及百官報章齋因之梁謁者臺僕射掌朝覲賓饗之事屬官謁者十人掌奉詔出使拜假

朝會儐贊功高者一人爲假史掌差次謁者陳亦有之後魏北齊謁者臺掌凡諸吉凶公事導相禮儀僕射二人謁者三十人隋煬帝增置謁者司隸二臺幷御史爲三臺謁者臺有大夫一人掌受詔勞問出使慰撫持節策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駕出御史引駕領議郎以下官屬官有丞主簿錄事等 尋詔門下內史御史司隸謁者五司監受表以爲恒式不復專謁者矣初魏置中書通事舍人官其後歷代皆有然非今任隋初罷謁者官置通事舍人十六員承旨宣傳開皇三年又增爲二十四員及煬帝置謁者臺乃改通事舍人爲謁者臺職謂之通事謁者置二十人又於建國門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使者隸鴻臚寺 煬帝置四方館東曰東夷使者南曰南蠻使者西曰西戎使者北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國及互市事 唐廢謁者臺復以其地爲四方館改通事謁者爲通事舍人掌通奏引納辭見承旨宣勞皆以善辭令者爲之隸四方館而又屬中書省 增續文獻通考曰遼通事舍人院屬門下省官置通事舍人金閤門通事舍人屬宣徽院官二員掌通班贊唱承奏勞問之事元不設以其事歸典儀明設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內有各國通事少卿一員主之

通事舍人二

增冊府元龜曰梁任孝恭為中書通事舍人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所忽略也以此少之　又曰孝恭為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剎下銘又啓撰高祖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公家筆翰　又曰陳蔡景歷高祖初為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敘事應機敏速為當世所稱　又曰南齊劉係宗為中書通事舍人久在朝省嫻於職事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欠讀書耳一劉係宗足持如此輩五百人　又曰唐崔敦禮為通事舍人辨於詞令容止閒雅見者美之　又曰姜柔遠為通事舍人美容儀善敷奏

又曰李若水容貌甚偉為通事舍人在館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贊導周旋俯仰有可觀者

淵鑑類函卷八十四

原杜氏通典曰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嘉平六年改侍中寺晉志曰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或謂之門下省至齊亦呼侍中爲門下領給事黃門侍郎公車太學太醫等令丞及內外殿中監內外驊騮廄散騎常侍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等宮梁門下省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四人掌侍從儐相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嘗御藥封璽書後魏尤重北齊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

司進御之職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統左右局左右局掌承華閣內諸事尚食主御食尚藥主御藥尚衣主御衣服殿中領殿中監察駕前奏引行事制諸脩補殿內凡六局隋門下省有納言二人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煬帝減及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等官並掌陪從朝直兼統六局開皇三年罷門下省員外散騎常侍員煬帝即位加給事員廢常侍諫議等官又改殿內省隸門下省唐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為東臺咸亨初復舊至武太后臨朝光宅初改為鸞臺神龍初復舊聖曆二年四月敕別敕賜物中書門下省官正三品准二品四品五品開元七年八月初敕中書門下廚新料破用外餘有宜分取開元元年改為黃門省五年復舊有

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給事中四人左右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夫四人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右拾遺各二人城門郎四人符寶郎四人弘文館校書二人其餘小吏各有差

文獻通考曰宋門下省掌受天下之成事審命令駁正違失受發通進奏狀進請寶印凡中書省畫黃錄黃樞密院錄白畫旨則留為底及尚書省六曹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進入被旨畫聞則授之尚書省樞密院即有舛誤應舉駁者大則論列小則改正凡文書自內降者著之籍章奏至則受而通進俟頒降分送所隸官司凡

原 玉署 瓊闈 漢書曰李尋字子長通尚書哀帝初即位詔尋待詔黃門使侍中傅喜問尋尋對曰位卑術淺偶隨衆賢待詔反汚玉堂之署漢官儀曰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闥拜名夕郎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闈 衛宏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谷口揚朝隱於黃樞謀注曰揚雄爲黃門郎三葉不徙官散騎常侍范雲與王鳳皇池 東寺 左曹 漢官及侍中寺又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光武省諸吏使小黃門受事前代又士皆謂門下爲左曹亦曰諸曹諸吏分奏尚書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皆胡粉塗壁其上奏事黃門侍郎對揖而跪受

侍中一

吏部擬六品以下職事官則給事中校其仕曆功狀侍郎侍中引驗審實察非其人則論奏凡遷改爵秩加敘勳封四選擬注奏鈔之事有舛誤退送尚書省覆刑部大理寺所斷獄案審其輕重枉直不當罪則以法駁正之國初循舊制以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之職復用兩制官一員判門下省事官制行始釐正焉凡官十有一侍中侍郎左散騎常侍各一人給事中四人左諫議大夫起居郎左司諫左正言各一人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設門下省金初亦設正隆時廢元不設

門下省總載二

原杜氏通典曰侍中者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常伯以爲左右即其任也漢官曰選於侯伯轉補袞闕言其道可常尊故曰常伯周禮有太僕于寶注云若侍中秦爲侍中晉志曰黃帝時風后爲侍中此皆出於兵家及讖緯之文不足徵也劉昭釋太尉其義詳矣本丞相史也丞相使史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侍中爲加官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爲加官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曹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無員將謂郎將以下也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此加官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侍中服則左貂常侍服則右貂此本趙武靈王胡服之制秦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舊用儒者然貴

子弟榮其觀好至乃褰抱坐受寵位貝帶脂粉綺襦紈袴鷄鶡冠惠帝時侍中鷄鶡冠鷄思俊切鶡似鳳皇神鳥魚奇切直侍左右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蘇則與吉茂同隱於太白山後則爲侍中侍中舊親省起居故謂之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本有僕射一人秦漢以侍中有僕射者一人爲僕射祭酒或置或否而又屬少府掌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國璽操斬白蛇劒參乘餘皆騎在乘輿後獻帝即位初置六人贊法駕則止直一人負璽陪乘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負璽參乘不帶劒餘皆騎從殿內門下衆

事皆掌之後選侍中皆舊儒高德學識淵懿仰瞻俯視
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秉笏陪見舊在尚書令
僕射下尚書上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侍中舊與中
官俱止禁中因武帝侍中莽何羅挾刃謀逆由是出禁
外有事乃召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止
禁中章帝元和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上舉伏誅
侍中由是復出外秦漢無定員蔡質漢儀曰員本八人
八區論者因言員本八人省其門題尚書寺此孝明帝治於東宮尚書模也魏晉以來置四
人別加官者則非數御駕登殿與散騎常侍扶帝侍中
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左興寧四

年桓溫奏省二人後復舊晉武帝時彭權爲侍中帝問
紀云秦國有奇怪獸觸山截波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
使持之以衛至尊也權曰秦侍臣旄頭之義何也權曰秦
在平陽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氓不勝悲憤跪帝
號哭聰殺之後贈貞侯又褚翼字謀遠爲侍中蘇峻
作亂王師敗績火及宮室手抱天子登太極殿峻兵入
叱翼令下翼不動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得逼侵
宮禁於是兵士不敢上太極殿峻執政猶以爲侍中時
鍾雅亦爲侍中謀奉天子出投義軍事覺爲峻所害
又王爽爲侍中孝武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爽
拒之曰皇帝晏駕太子未至輒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侍中漢代爲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
異晉任愷字元裒爲侍中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中正
以社稷爲己任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久執朝政或爲
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使得
漸疏此一都令史事耳九流難精閒隙易乘充因稱愷
才能寬在官人之職即日以愷爲吏部尚書由是侍
設官部　侍中　五

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舊遷列曹尚書美遷中領護吏部尚書宋文帝元嘉中王華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爲侍中情任親密王華等每共語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鑾輅過白門閘偃將開帝反手接之曰朕反陪卿也又宋孝武代斑侍中以人並以風貌王彧與謝莊爲一雙院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侍中及齊受禪之日朏在直百察陪位侍中當解帝璽朏不知傳詔曰解璽授齊王朏曰齊應自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稱疾朏曰我無疾何可道遂朝服步出門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齊高祖曰我若誅之令遂成名乃廢於家永明中復爲侍中至梁亦爲侍中

高功者稱侍中祭酒其朝會多以美姿容者兼官欲以曉爲侍中以陸慧形短小乃止永元三年東昏南郊不欲親朝士以主璽陪乘前代未常有齊有主璽主衣等官梁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

詔加侍中祭酒與散騎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此頗爲宰相矣王訓字懷範遷侍中既拜入見武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爲宰相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不謝彥回又柳慶遠爲侍中嘗失火禁中驚懼帝悉斂諸門鑰問柳侍中何在既至悉併之又王峻與謝淪約官至侍中不復謀仕進陳侍中亦如梁制後魏置六人加官在其數宜都王穆壽廣平公張黎並以侍中輔政北齊侍中亦六人後周初仍依周禮天官府置御伯中大夫二人掌出入侍從屬天官府保定四年改御伯爲納言斯侍中之職也宣帝末又別置侍中爲加官隋又改侍中爲納言置二人煬帝大業十二年又改納言爲侍內隋氏諱忠故凡中皆曰內唐初爲納言武德四年改爲侍中亦

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爲左相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又改爲納言神龍元年復爲侍中開元元年又改爲門監五年復爲侍中天寶元年改爲左相至德初復爲侍中自隋至今皆爲宰相（舊須正二品大曆二年降爲從二品）按令文掌侍從負寶獻替贊相禮儀審署奏鈔駁正違失監封題給驛券監起居注總判省事　初學記曰案敘侍中古官也秦取古官置侍中之職（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以其周曰常伯故曰周官班）漢因之多以爲加官（漢書曰侍中秦官其實古官）漢官云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惠文冠趙所著）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

謂之貂蟬西漢無常員多至十人東漢初無常員至靈帝時侍中舍有八區論者因言員本八人（獻帝起居注曰初置侍中六人出入禁中近侍書奏事據此漢末或省員）魏侍中置四人晉宋齊梁陳置四人（齊職儀侍中並與三公參國政直侍左右應對獻替法駕出則正直一人負璽　後魏北齊置六人（五代史百官志曰北齊侍中因後魏置六人掌獻納諫正及進御之職參與諸公論國政也）唐朝復爲侍中龍朔初爲東臺左相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爲納言神龍初復舊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侍中掌佐天子議大政審中外出納之事大祭祀則版奏中嚴外辦導輿輅詔升降之節皇帝齋則請就齋室大朝會則承旨宣制告命戒禮祭

祀亦如之冊后則奉寶以授司徒以秩高罕除自建隆至熙寧眞拜侍中纔五人雖有他官兼領而實不任其事官制行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職別置侍郎以佐之元豐寄祿爲開府儀同三司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門下省有侍中金廢門下省無侍中元亦無

侍中二

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爲黃帝侍中周時號常伯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秦始皇復古冠貂蟬漢因而不改此內官侍帷幄受顧問拾遺於左右出則負璽以從小則參乘秩二千石　漢舊儀曰侍中無員或列侯將軍衞尉光祿大夫爲侍中得舉非法　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行則對辟坐則伏茵也　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金取堅剛百煉不耗蟬居高食潔目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侍中便繁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寮之中莫密於茲

措六典曰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贊相禮儀以和萬邦以弼庶務蓋以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凡軍國之務與中書令參而總焉坐而論之舉而行之此其大較也

原漢書曰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　又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

以心計年十二爲侍中　又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　華陽國志曰譙隆爲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苑隆言堯舜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後思其言徵爲侍中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子見　漢書曰張彭祖宣帝時爲侍中少與帝微時同硯席以舊恩封侯出常參乘　又曰張安世子孫自宣元以來爲侍中　又曰元帝以史丹爲侍中出則陪乘　又曰丹爲侍中甚有寵九男皆以丹任爲侍中　又曰侍中金敞與劉更生拾遺左右蕭望之周堪四人同心輔政　又曰衞尉金敞病甚成帝拜子涉爲侍中使綠車載送衞尉府　綠車皇孫車所以寵之言衞尉常清顯在朝尊貴　文士傳曰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從容諷議拾遺左右　增　冊府元龜曰魯恭和帝時爲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　後漢書曰趙典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又曰王逸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代　又曰爰延爲侍

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此中主之謂也帝曰昔朱雲延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命矣　謝承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有威名者乃拜舉侍中與杜喬周翊馮羨欒巴張綱郭尊劉班分行天下使同日而拜號曰八俊　蜀志曰關興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　原　魏志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常枕則膝臥則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侍中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自於王粲也　曹　冊府元龜曰魏王粲爲侍中與和洽杜襲並用粲强識博聞故太祖遊觀出入得參乘　王隱晉書曰韋誕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　冊府元龜曰吳是儀爲侍中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蓄孫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辭讓以恩爲戚　原　戴逵七賢傳曰山濤太始七年爲侍中詔書曰濤清風惇履思心通遠宜侍帷幄盡規左右　續搜神記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始懷咸夢老公授

藥與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於世 增 冊府元龜曰裴憲楷之子也為侍中永嘉末王浚承制以憲為尚書石勒破浚簿其官僚親屬皆貴至鉅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帙鹽米僅十數斛而已

原 顏含別傳曰顏髦字君道儀狀嚴整風貌端美大司馬桓公歎曰廊廟之望唉舌機要 晉書曰陸玩遷侍中玩雖登公輔謙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 語林曰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臨出拜殆不復起帝因呼人扶虞侍中上殿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敕左右疏其語 沈約宋書曰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侍中吳郡太守自玩至仲元四世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又曰殷景仁遷侍中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時為侍中皆有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 又曰王僧綽遷為侍中任以機密時年二十九始與王濬常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遂巡良久乃荅其謙虛自退若此 增 冊府元龜曰宋孔季恭為侍中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 又曰何尚之為侍中領尚書令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 又曰

謝靈運文帝時爲侍中與顏延之俱以詞采齊名而遲速懸絕帝常敕各擬樂府延之受詔輒成靈運久之乃就　又曰禁興宗爲侍中時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帝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　宋書曰謝莊爲侍中領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箚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宴從容曰卿效郢君章耶　齊書曰江淹累遷侍中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耶可留待得侍中

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册府元龜曰南齊王慈爲侍中患脚病武帝敕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少例也　又曰陳顯達爲侍中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損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　梁書曰高祖時侍中闕選司舉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人久無此職宜用蕭玠爲之玠博物强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任重之册府元龜曰梁謝朏初拜侍中朏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輿駕出幸朏宅讌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　又曰

陳蕭濟爲侍中領太府卿比佐二主恩遇甚篤賞賜加於凡等　又曰杜穆爲侍中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與征役優游京師賞賜優洽　又曰孫瑒爲侍中五兵尚書卒尚書令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　後魏書曰羅結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臥內　又曰甄琛拜侍中以甚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

冊府元龜曰後魏山偉爲侍中不營産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　又曰李元忠爲侍中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又曰元文遥爲侍中既不與趙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爲和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孟季之間然性和厚遷鄴惟有地十頃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　又曰崔悛爲侍中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之後迄於孝武帝詔誥表檄多悛所爲　唐書曰楊師道爲侍中性周愼

謹密未嘗漏泄內事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餘風可庶幾也　孔帖曰源乾曜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並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曰乾曜身率庶僚以讓既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仲三人在京師者分任於外　又曰王珪遷侍中帝使祖孝孫以音律授宮中家妓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遊說耶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矜其性命引至樞密責以罷　冊府元龜曰魏徵為侍中貞觀十年遜位乞解所職太宗曰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治卿雖有疾未為衰老得便爾耶徵乃止　又曰韓瑗永徽中為侍中高宗特號武氏為宸妃瑗與中書令來濟奏言帝王嬪妃自有恒數今若別立妃號臣等竊以為不可帝乃止　又曰石晉桑維翰為侍中兩朝秉政出上將楊

光遠景延廣俱爲州守又嘗一制除節將五十餘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相書占氣雜要曰氣如連珠入關門爲侍中

侍中三

原掌壺　負璽孔叢子曰孔臧與子琳書曰侍中安國羣臣近見崇禮不供褻事猶復掌御唾壺下詳侍中二　玉珮　金蟬並詳侍中二　八舍　七車上詳侍中一下詳侍中二　抱劒　伏茵漢官曰侍中殿下稱制出則參乘佩璽抱劒下詳侍中二　賜綬　引裾後漢書曰下鴻字公永永平中詔徵拜侍中魏畧曰辛毘遷侍中於時帝欲徙冀州戶十萬不肯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萬實於河南毘曰陛下不以臣與臣議帝不荅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方出卿佐理卿持我何太急遂徙其半　七葉　三代故事曰金日磾字翁叔封秺侯有忠勤之節七葉侍中東觀漢記曰馮魴字孝孫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珥貂　佩璽下見漢官即貂冠也　密近　從容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百寮之中莫密於斯也張衡從容諷諫　遊鸞渚　含雞香上見傅咸詩應劭漢官曰史丹爲侍中曰侍中刁有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使含之元帝寢疾丹以親密近臣得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注曰以青規地曰青蒲　青蒲伏　綠車載漢官曰侍中一下詳侍中二　侍帷幄　管喉脣上詳侍中一劉湛四人宴飲從朝至夕帝甚歡華等既出太祖目送之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矣　署玉堂　擁華蓋漢官曰侍中有玉堂署　王粲爲侍中曹植贈粲詩曰戴蟬珥貂考漢成帝常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當引滿舉觴白談笑大濛將乘輿幄坐屏風畫斗酒隃如已作長夜之飲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

朱衣時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　班伯讜言　丁鴻至行肆考漢成帝常與張

顧指書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沈湎於酒式號式呼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又曰東漢丁鴻治尚書父陵陽侯淑卒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掛衰絰於冢逃去友人鮑駿遇鴻讓之鴻感悟乃還就國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帝徵爲侍中

宰相便座　公輔名位

玩遷侍中雖登公輔不以名位格物　戴憑說經　曹褒著禮　上見後注肅考東

漢章帝時博士曹褒請著漢禮拜爲侍中　楊奇强項　僧綽沈深　上詳侍中四

宋文帝以王僧綽爲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句度不以才能高人帝欲以後事託之朝政皆與參焉　不願居中　請先任外　上見常與

等奏曰竊見朝廷物議莫外戚　肅考武則天長安中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侍宰臣議及州縣官納言李嶠不澄實由於此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於是鳳閣舍人韋嗣立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諸州刺史　折辱三思　規

戒安樂　肅考唐韋安石知納言時二張武三思寵傾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下易之引蜀商王爵子等博簺后前安石疏奏商人不當戲殿上頓左右引出一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爲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眞宰相安樂公主節第成中宗臨幸宴從官賦詩御史大夫李日知等章獨以規戒睿宗他日謂日知曰向時蹲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　戴憑解經不窮　庾峻辯質無屈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字次卿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席以論通者憑遂重坐五經不窮戴侍中　臧榮緒晉書曰庾峻字山甫拜侍中出入王命盡忠補益常侍坐世祖命講詩中庶子向邵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向及四坐辯質莫能屈之

任忠貞事先嵇紹

帖　侍中四

貂蟬之貴 漢書曰侍中金蟬貂冠也 應劭漢官曰使辟公卿使辟百官公 拾遺帝側 王廣洛神賦實惟門下拾遺帝側替否獻可 糾正補違 晉官品令曰侍中糾正補違若有 違 正皆得馳除書表章奏皆掌署也 從幸黎丘 襄陽耆舊傳曰習都為侍中從光武幸黎丘與光武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主蘇山之祠也 作詩稽留奏免 魏陽秋曰甘露二年帝幸辟雍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道作詩稽留有司奏免 侍帷幄典祕書 東觀漢記曰尉內簡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 常論經書 華嶠後漢書曰桓郁字仲恩為議郎敦厚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選侍中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不離左右帝自制五經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中 侍清宴陳道德 續漢書曰淳于恭字益孫遷侍中數侍清宴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上未嘗不稱善 問事輒對 東觀漢記曰李育字元春為侍中時章帝西謁園陵育陪乘問舊事育輒對由是見重也 宿儒顧問 進楊厚 益部耆舊傳曰楊厚黃瓊少無一宿儒可顧問者乃會朝見侍中皆年 慧謝承後漢書曰張馴字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馴儒雅敏達有智慧 國有疑常問得失 又曰延篤為侍中自在機密常見進納上殿問政事得失以經義古典陳 帷幄之言不宣外也 楊奇靡事不問引經據義靡不條對 問貂不知左遷 又問地震何法不知其說又問地震不為災還宮左遷議郎中出則陪乘入侍左右忠言善謀先納聖善匡輔之言竭忠於親近不敢自特競競之心懣 朝夕獻納 東觀漢記曰鄧騭字季昭拜侍朝夕獻納雖得於上身在親近不敢自特競競之心懣 朝夕建議 謝承後漢書曰劉淑字仲承為侍中朝夕建議竭忠於朝補救二百餘事

悉有章篇

朝廷有勞 南郊參乘 又曰劉陵字孟高為特中車駕南郊命陵參乘上起早升輿寢陵曰陛下萬乘主宮立正配天雖尊神欲寢不當上為萬姓觀者乎上有愧色曰敬受侍中斯言以為後戒

屏惠崇政 屏考曰東漢荀悅獻帝朝為侍中時政在曹氏作申鑒五篇奏之其畧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盧植天下之望 魏明帝先賢傳曰盧植字子幹拜侍中董卓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議郎彭伯諫卓曰盧侍中海內大儒天下之望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

王粲問無不對 魏書王粲字仲宣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器制度粲恒典之

言語辯捷 吳志曰張尚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

但問經義 肆考曰吳主皓酒後常使侍臣朝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侍中韋昭但難問經義而已

博雅顧問以何劭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四年詔曰何劭已歷試朝位博雅有拾遺顧問之才其以劭為侍中

王濟有美才

山濤啓事曰雍州刺史郭奕右衛將軍王濟誠直亮才侍中最高者也案濟本傳曰濟累遷侍中與侍中同列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

擢不操絲竹 世說曰齊王冏為侍中冏等白荀勗勗不受問曰今日共為朝廷作事可法紹官雖卑職閑劇伯操絲竹令人之業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

以儒雅拜 肆考曰晉惠帝時賈后專恣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通比之嫌而儒雅有善畧為衆望所依乃拜為侍中

原顧和奏舊冕 晉中興書曰顧和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珠今用舊雜珠等和奏皆用玉珠於是始下太常從有司明白璇成帝於之改

增不聞獻替 世說曰虞嘯父為侍中晉孝武帝問曰卿在閣下初不聞有獻替虞對曰天時尚暖魚鱉鰕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有古家富春近海誤謂帝望其貢獻對曰天時尚暖魚鱉鰕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處俊字甑山爲侍中參謀朝政每上言議必引經術多所匡益甚得大臣之體　諫獵　冊府元龜

爲侍中先天元年十月上詩諫獵元宗手詔曰卿所進詩精良增歎美今賜物五十段以申獎勸　不可以賞功　孔帖曰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汗功帝欲以爲侍中張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官那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此始也帝然後授不可假也遂止　焚藁　又曰高儉爲侍中進止詳整凡有獻納撝紳皆屬以目奏議未嘗不焚藁家人無見者

謹身固位　肆考曰唐蕭宗以苗晉卿爲侍中代宗即位年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慎密見稱　孔帖曰苗晉卿爲侍中慎密見稱歷三朝皆以慎密見稱　韓弘以功加侍中　又曰韓弘宣武節度憲宗用兵淮西拜弘行營都統使打兩河元濟平以功加侍中　倚如衡華　五代史曰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曰陛下倚待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則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

人風　肆考曰趙主曜作酆明觀西宮凌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諫曜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臣矣悉罷諸役以慊苞爲諫議大夫　不好朝謔　又曰宋孝武帝每宴集有出者皆令沈醉朝謔無度侍中沈懷文素不飲又不好朝謔宋主謂故欲異已出爲廣陵太守　憂國忘家　又曰梁徐勉字脩仁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軍書還則羣犬驚吠勉曰吾憂國忘家數旬一還家乃至於此　請用才行　又曰唐張行成遷侍中晉州地震不止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乎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以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明設防閑　又曰唐張行成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乎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以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不可以賞功　孔帖曰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汗功帝欲以爲侍中張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此始也帝然之　諫困公私　張文瓘輿疾入諫曰今吐蕃新羅未嘗犯邊若入寇方發兵西討新羅侍中又東征恐公私不堪困弊上乃止　得大臣體　又曰唐郝

侍中五

原詩西晉傅咸贈何劭王濟詩并序曰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拜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纏綿而從之末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心存日替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金瑞綴惠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攸庶纏綿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臨川靡芳餌何爲空守坻檎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違違君能無戀尺素當言歸歸身蓬蓽廬樂道以忘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增詔梁沈約加沈文季侍中詔曰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宇流正鑑識超凡秉茲恭恪誠著匪躬難起非慮密通壎坼磐力盡勤勞雖增固寵服攸加實爲朝典又王茂加侍中詔曰門下居中作衛號望清重任總儲宮朝難其選新除尚書右僕射茂器度淹弘志局詳穩契濶艱彝情深恒寄顯命載加允副僉屬

原 箴 後漢何廣侍中箴曰皇矣聖上神居天處勤求俊良是弼是輔匪懈於位庶工以序昔在周文創德西鄰昌聞上帝賴茲四臣辛尹是訪八虞是詢濟濟多士乂用有勳文公欽若越興周道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降及厲王不祇不恪曜彼榮夷用肆其虐惟敗天命寇戎並作圮墜宗緒寢廟靡託無曰我賢不選至親無曰我仁妄用嬖人籍閨飾顏穢我神武鄧通擅鑄不終厥後中書竊命石弘作貳高安斷袂哀用無主侍中司中敢告執矩

原 碑 晉裴希聲侍中嵇侯碑曰夫君親之重非名教之

謂也愛敬出於自然而忠孝之道畢矣樸散眞離背生狥利禮法之興於斯爲薄悲夫晉弋陽子嵇紹字延祖資乾剛之純粹體中和之淑靈少有清劭之風長懷弘仁之度加以通朗淹濟靡才不經學爲儒宗庶績光被弱冠登朝則敷文秘閣晚節強仕則納言樞極太安之初權臣擅命皇輿親征次於陽陰六軍奔攻兵交御輦紹儼然端冕正色以杆鋒刃遂殞命於御側忠誠感人神義聲振四海銘曰二儀肇建君臣攸序峩峩侍中應期作輔外播仁風內舉心膂執慈弗勇靡仁不武見危授命背生殉主確乎其操邈乎其崇矯矯王臣憲茲遺

風在親成孝於敬成忠 宋傅亮侍中王公碑曰體亞
黃中道及微管元勳盛德光於晉載於時運距無妄陵
夷有漸至於兵纏象魏釁結四郊公以民望晉朝居疑
間之際懷方履順處艱以貞顛沛不能迴其操彊禦無
以蕩其守鑠矣公侯乘和挺生識深冬潭文艷春榮爰
初素履好是沖默亦既端委振其風育德

原墓誌宋孝武故侍中司徒建平王宏墓誌曰含榮幼
耀膺和早慧徘徊天人優游經藝鴻沴纔流皇根中絕
體孝盡性懷追孝烈反我宸居毀網更結管機疑務端
朝贊契召輝才融士穎風折埶路長陰昭塗永滅 梁

元帝侍中新渝侯墓誌銘曰爰始降神誕茲初載方琮
有燭圓珠無類義若連環文同藻繪三分竹使再徙建
旗朱帷自舉白鹿隨車武實威邊文能懷遠乍歌去速
時謠來晚昔我往矣千駟連輧今茲旋旆雙雁隨舟山
迴素旐水導丹旒寂寥原野搖落徂秋 又侍中吳平
光侯墓誌曰惟嶽降神表山甫之德敬如君所顯成季
之徽潔靜精微岐疑天挺學兼義府談均理窟歷太子
洗馬入入掌籍寫崇賢之領袖五日來朝冠承華之楷
模遷豫章內史法井鸞峰甘露歲下蕭崖鶴嶺連理成
陰徵爲太子左衛率遘疾薨於道顧類陶基民號燕北

取譬羊祜卷哭荆南副軍早垂隆眄憫其石火瞻斯翠
蓋忽變丹旐方使桓侯石椁載銘盛夏縢令佳城式鐫
韶濩　陳江總故侍中沈欽墓誌曰早結南陽之親致
興沛市之役四埏多難三江屢梗君敦淳化以勵澆風
庶滌清流以蕩濁俗早遘紫雲萍濡碧海奮里開之寵
躍車馬之貴晒寶氏之青山恥郭家之金穴

原誄魏曹植侍中王粲誄曰惟建安二十三年侍中王
君薨皇穹神察哲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
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孕中零存亡分流天墜同期
朝聞夕没先民所思何以誄德表之素旃何以贈終哀
以送之强記洽聞幽贊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湧泉發言
成詠下筆成篇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庶幾遐年攜手同
征如何奄忽棄我宿零

原表梁任孝恭爲羊侍中讓表曰搏風扇翮不覺高升
擊水揚鬐遂迷遠大猶願長城巨防射鳥仲之書白羽
朱旗振武安之瓦深入五千張空拳以報主橫行十萬
勒燕嶺而酬君　丘遲爲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曰是
以懷鉛早歲不以隕穫累心躡屩晚年豈以充詘在念
易農伊泰仕焉已幸遂復分竹九嶷擁旆百越值天地
中開神武再廓麻絲是蓄營蒯靡遺今霸運肇基四海

明目樞鍵規獻實在得人況處庸微何用膺荷　又爲何尚書重讓侍中領驍騎表曰臣擢自散蕃之中寘彼周行之上既慙伯蒙使天下慎選又乖平叔令內外得人且玉壺獨掌見榮昌期當尺可參必簡英俊　王筠爲從兄讓侍中表曰至如元勳舊儒之冑積德累仁之基九世七葉之華相韓事漢之資不然則子駿之學洞古今平子之思侔造化伸宣之辯識無滯次重之解經不窮然後可以喻旨公卿問對帷扆陪六尺之輿通四方之意求之微臣此塗頓隔　任昉爲王思遠讓侍中表曰行則六尺之內陪接天光語上作則親一作服聖申命誠信區宇獻可替否出納惟幾敷奏於金華之上進讓於玉堂之下金遷七貴之茂王粲二公之孫雖復仲蔚孤緒元卿末裔未有不階民譽妄承曲私者也　北齊邢子才爲彭城王韶讓侍中表曰貂璫映首日月在前冠蓋庶僚跨躡多士雖智慙量力明闕自知在梁之譏無得諠譁之議素餐之責豈須尊嗜之口何悟天之情眷復延今寵遂總錄百揆寅亮萬機文昌治本得失所繫用才長短隆替以之何容以斯寡薄豈得用膺茲忝

原啓梁陸倕張侍中啓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實欲强

飯據鞍自窮心力濡足摩頂少報洪私徒課虛無空延
鐘箭不悟爰降曲慈復叨清顯職司近切任掌總綸魏
邈異才漢求高德官次恪居鮮非民譽仰瞻內省無一
可階

黃門侍郎一

原 杜氏通典曰門下侍郎秦官有黃門侍郎漢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常員郊廟則一人執蓋臨軒朝會則一人執麈尾禁門黃闥故號黃門其官給事於黃闥之內故曰黃門侍郎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爲一官漢書百官表曰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軍大夫皆秦制故有給事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座無員屬少府又漢舊儀曰黃門令獻帝初即位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後改給事黃門侍郎爲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之號旋復故初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闥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郭況以后弟小心謹慎年十六爲黃門侍郎魏晉以來給事黃門侍郎並爲侍衞之官員四人吳孫亞爲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爲侍臣吳歸命詔曰自今以後用侍郎當如皇室丞門侍郎和嶠最有才可爲求其次又曰黃門侍郎公啓事曰黃和理正勳可觀採眞侍衞也丞顧榮儁也山公啓事曰黃門侍郎荀彧清之美者宋制武冠絳朝服多

以中書侍郎為之齊亦管知詔令呼為小門下（齊職儀曰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秩六百石武冠縫朝服漢有中黃門位從諸大夫秦制也與侍中掌奏文案贊相威儀典署其書）梁增品第與侍中同正違闕監合嘗御藥封璽書陳制亦然後魏亦有（崔光為黃門侍郎未常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北齊置六人所掌與侍中同）後周天官府置御伯下大夫二人武帝改為納言下大夫隋六人屬門下省至煬帝減二人而去給事之名（煬帝初嗣位猶以張衡為給事黃門侍郎文帝常怒侍郎於殿前笞之乃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在左右豈得輕行本下不顧行本臣而不顧乃置笏於地而退上謝之而原所笞者）唐龍朔二年改黃門侍郎為東臺侍郎（武德二年四月溫大雅為黃門侍郎）

弟彥博為中書侍郎居近侍高祖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至五年五月弟彥博又為中書侍郎（高宗總章元年十月東天竺烏徒國長年婆羅門盧伽逸多受詔合丹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番夷之藥昔貞觀末先帝命婆羅門僧那羅爾婆寢疾依其本國仙方合長年神藥胡既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欲歸罪於胡人將伸大戮又恐取笑夷狄遂止龜鑑若是陛下深察遂止）咸通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鸞臺侍郎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元年改為門下侍郎至德中復舊（舊制正四品上大曆二年又改為門下侍郎陞從三品）員二人掌侍從署奏鈔駁正違失通判省事若侍中闕則監封題給驛券（初學記曰案漢董巴漢書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號黃門令矣然則黃門郎給事於黃闥之內入侍

禁中故號曰黃門侍郎劉向戒子歆書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要處也齊職儀曰齊代侍中呼爲門下給事黃門侍郎四人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與散騎常侍並清華代謂之黃散爲宋齊置四人五代史志曰梁陳置四人至煬帝減二員直門下小門隋氏用人益重裴矩爲之皆知政事唐朝因之增文獻通考曰宋制侍郎掌貳侍中之職省中外出納之事大祭祀則前導輿輅詔進止大朝會則授表以奏祥瑞冊后則奉節及寶位與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爲執政官元豐官制行以尚書左僕射兼

復置門下侍郎一員以代參知政事續文獻通考曰遼門下省有門下侍郎金元不置

黃門侍郎二

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以中郎爲給事黃門侍郎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爲太子舍人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白皙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又曰揚雄成帝時爲郎至平帝猶爲黃門侍郎漢舊儀曰黃門郎日暮入對青瑣門名曰夕郎

宮闕簿曰青瑣門在南宮衛瓏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

務伯拜黃門侍郎每直省閣威儀矜嚴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　又曰卓茂字子康元帝時遊學長安以儒行爲給事黃門郎　又曰馬后志在克已輔主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將弟爲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增蜀志曰費禕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禕年位多在禕右而亮命禕同載由是衆莫不易觀

原魏略曰董遇字季直爲黃門侍郎旦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　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年十七司徒辟詔爲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　又曰夏侯元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常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元恥之不說形之於色明德恨之左遷爲羽林監　又曰鍾毓年十四拜散騎侍郎遷黃門郎

增晉書曰嵇紹字延祖譙國銍人也父康魏中散大夫紹年十六爲黃門侍郎　又曰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求交於紹紹拒而不答謐誅紹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　晉書載記曰秦黃門郎古成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時京兆韋皐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皐皐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冊府元龜曰晉

殷仲堪孝武時爲黃門郎寵任崙隆帝常示仲堪詩乃白勿以已而笑不才　又曰郗愔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爲太守愔自以望少不宜超蒞大郡朝議嘉之轉爲臨海太守　又曰宋張緒爲黃門郎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談　又曰南齊崔祖思爲給事黃門郎太祖建元初啓陳政事帝優詔報荅　又曰袁昂爲黃門侍郎本名千里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昂即以千里爲字　後魏書曰陽平王之子匡爲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命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　又曰任城王之子順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义威刑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义义謂順曰卿何得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責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　北史曰盧誕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典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　冊府元龜曰後魏鹿念孝莊時爲給事黃門侍郎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錢帛

超既擅文詞兼好汲引寒畯常表薦任希古等十餘人由是時論稱美　孔帖田崔元綜長壽中遷鸞臺侍郎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常休偃　又曰張文瓘爲東臺侍郎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文瓘因進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帝深納其言　冊府元龜曰鄭惟忠中宗朝爲黃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爲政者不可革以習俗且吳都賦云家有鶴膝户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遂寢

又曰崔元伯爲黃門侍郎與張衮對總機要元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　又曰陸凱爲給事黃門侍郎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孝見稱希言屢中孝文嘉之　又曰南齊庾杲之爲黃門郎武帝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敕杲之與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　又曰裴矩仕隋爲黃門侍郎於時朝士類多贓貨唯矩清素自守時人稱之　又曰唐盧懷慎爲黃門監兼吏部侍郎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俸禄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貿乏　又曰薛元超永徽中爲黃門侍郎元

黃門侍郎三

原夕郎　夜拜　上詳侍郎二　東觀漢記曰馬防予鉅鹿甲子上欲冠鉅夜拜爲黃門侍郎　儀表　珪璋　又曰鄧閻字季昭遷黃門侍郎於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閭側身暴露憂懼顛額形於顏色公卿以下咸高尚焉漢興以來爲外戚儀表　王隱晉書曰顧榮少有珪璋符采朗徹仕吳弱冠舉賢良爲黃門侍郎當時後進盡相推謝稱榮有大才令望　侍講　著詩　上詳侍郎二　羣臣酒酒酣　四人不能著詩受罰酒　黃門侍郎鍾會爲上　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世祖問華長安千門萬户畫地便成圖　每納忠言輒手壞其文帝以嘏爲黃門郎每任嘏別傳曰嘏字昭先魏本自在禁省歸不書封　二子並拜　三世不徙　桓階傳曰階爲尚書令文帝幸見諸子禪元禮上搏手曰長者子是日拜二子

爲黃門侍郎　漢書曰王音薦揚雄待詔歲餘爲給事黃門成哀平三世不徙　入拜青瑣　對揖丹墀　上詳侍郎二下詳總載　恂恂可觀　軒軒得志　漢書曰馮參字叔平以昭儀少弟爲人矜嚴好脩容儀進止恂恂可觀也　傅子曰王黎爲黃門郎斬斬然得志驄驄然自樂　張禹少子　馬防小侯　漢書曰張禹爲太傅有疾成帝親臨視拜於床下禹有少子在側目之帝知其意於禹前拜黃門侍郎　寶固節操　石浚　下詳夜拜注　鑒識東觀　漢記曰寶固少爲黃門郎謙讓有節操藏名浚字景倫清儉鑒識愛敬人物爲當時名士　顏色顦顇　精神端審　上詳侍郎二　考曰南宋謝弘微萬之曾孫爲黃門侍郎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言笑　每納忠言　博覽圖籍　對管華近　上詳侍郎二　考曰唐高宗顯慶二年以劉祥道爲黃門侍郎兼知選事上詳侍郎二　考曰南兼知選事　恥近毛曾　諫辱蔣挺

上詳侍郎二史蔣挺以監浚杖刑稍輕詔於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不殺當流不可浚杖蓋士可殺不可辱也議者是之

明習典故　駁正制敕　又曰隋給事黃門侍郎柳莊有識度博頖蘇威皆重之又曰唐李乂改黃門侍郎制敕有不便者輒駁正之貴幸有求官者帝曰朕非有薪李乂不可故耳

黃門侍郎四

原主諸宦者　續漢書百官志曰黃門令一人主省中諸宦者

常操小蓋　續漢書曰陰興字君陵爲黃門侍郎筋力過人每從出入常操小蓋障翳風雨險隘躬自履涉率先期門上所寺止先入清辟也

次直護駕　晉官品令曰給事黃門四人爲大法駕次直黃門郎從駕也

博選耆儒　謝承後漢書曰朱穆因進見諫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羅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

荀悅侍講　後漢書曰荀悅字仲豫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

疏敏合意　續漢書曰耿國爲黃門郎疏敏有識於時見問多合意旨以爲能也

江統作儀　王隱晉書曰江統爲黃門郎作朝會儀

曹毗作詩　曹毗五言詩序曰余從中書轉爲黃門在直多懷作詩書屏風云爾

參預朝政　肆考曰唐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參知機務　又曰唐薛稷字嗣通善屬文如良金美玉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與崔日用數爭事帝前

黃門侍郎五

原詩　唐魏知古和鸞臺楊侍郎春夜寓直鳳閣懷羣公詩曰拜門傳漏晚寓省索居時昔重安仁賦今稱伯玉

詩鴛池注不溢雞樹久逾滋風夜懷山甫清風詠所思

原制 唐中宗授韋嗣立黃門侍郎制曰絳衣近侍秩亞貂蟬青瑣崇班職參鴛鷺實神化之有寄信賢才之攸重通議大夫韋嗣立忠規奕葉孝緒蟬聯家匡元燕之朝人輔彤雲之代芝蘭並秀見謝砌之階庭麒麟齊驅有劉山之昆季入光振鷺譽滿三臺出據憑熊聲流十部近者命茲鸞渚已擢雁行纔出芸扃奄歸萬里永言荊樹坐折連枝眷彼桓山空餘一鳥俾遷榮於皂蓋宜襲寵於黃樞

詳 蘇頲行崔日用黃門侍郎制曰大中大夫崔日用果行育德脩辭立誠孝則揚親忠於事主堂堂乎貌暢君子之風謔謔其言蘊大臣之節故能書讀萬卷文窮四始高步登朝平心待物日者醜孽夫珍嘉謀潛斷臨危不顧見義而作是用底寧實所緊賴師兵戢矣京兆晏如宜綰台階之政式拜掖垣之寵　又行張廷珪黃門侍郎制曰黃門東西禁掖出納王言精選賢良用存駁正正議大夫張廷珪文儒秀士謇諤忠貞汪洋有大雅之風明敏得至公之操言惟及霤曩歲常聞學則臨池當時莫比自歷遷臺省受理綱轄聲塵益茂問實彼稱俾登青闥之榮式踐丹墀之列

原墓誌梁元帝黃門侍郎劉孝綽墓誌銘曰蔡墨攸陳

有草有茵梁荊世櫝或魏或秦積善餘慶時推俊民孝乎惟孝其德有隣曰風曰雅文章動神鶴開阮瑀鵬翥楊循身茲惟屈扶搖未申人罔石火山有楸椿佳城無曙寒野方春

原誄宋謝莊黃門侍郎劉琨之誄曰秋風散今涼葉稀出吳洲今謝江畿瞻國門今聳雲路睠舊里今驚客衣魂終朝而三奪心一夜而九飛過建春今背闕庭歷承明今去城輦旌徘徊而北係轜遲遹而不轉挽掩隧而辛嘶驥舍愁而鳴俛顧物色之共傷見車徒之相泣

設官部二十六 給事中 六科給事中 并載

通直散騎常侍 散騎省總載 常侍 侍郎

侍郎〔附〕 起居注 員外散騎常侍

給事中 六科給事中 并載

原杜氏通典曰給事中加官也秦置漢因之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無員漢官表曰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也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漢東京省魏代復置或爲加官或爲正員晉無加官亦無常員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武冠絳朝服宋齊隸

集書省梁陳亦有獻納省諸聞奏後魏無員北齊亦屬集書省凡六十人後周天官府屬有給事中十六十人掌理六經給事左右其後別置給事郎凡置八郎煬帝乃移初無至開皇六年始詔吏部置給事郎吏部給事郎為門下之職位次黃門下置員四人以省讀奏案唐武德三年改給事郎為給事中後定為四員龍朔二年改為東臺舍人咸亨元年復舊常侍從讀署奏鈔駁正違失分判省事若侍中侍郎並闕則監封題給驛券前代雖有給事中之名非今任也今之給事中蓋因秦之名用隋之職胡廣曰給事中常侍從左右無員位次侍中常侍之下或名儒或國應劭漢官曰給事中秦官也漢因之齊職儀云東漢省其員魏晉宋齊並置無常員齊給事中與諸散騎同掌侍從左右獻納省諸文奏隋文帝門下省置給事二十人除中字國諱掌陪從朝直煬帝改名給事郎

文獻通考曰宋淳化四年詔給事中凡制敕有所不便準故事封駁九年詔停給事中始以封駁司隸銀臺元豐官制行給事中始正其職而封駁司歸門下詔給事中許書畫黃不書草著為令元祐元年門下中書言後省為名從之六年詔駁正事赴執政所行職當封駁則已與執中書後省為名從之六年詔駁正事赴執政所行職當封駁則已與執中韓忠彥言朝廷之事執政

政異當求浚於上尚何稟議之有詔從之紹聖四年葉祖洽言兩省置給舍廟堂設施得以更相驗今使舍人兼封駁則給事職廢詔特旨書讀不回避餘令互書元符三年曾肇言門下駁正中書違失近給事中封駁中書録黄令舍人書讀隳壞宫制宣和元年張叔夜言命令之出中書宣奉門下審讀尚書頒行而密院被旨亦録付門下省神宗制也今急速文字不經三省諸房以空黄先次書讀則審讀殆成虚設乞立法禁從之元豐寄禄爲通議大夫建炎間因舊制置門下後省以給事中爲長官四員爲額紹興二年韓世忠賛功文字給事中賈安宅除工部侍郎門下後省闕官乃詔檢正李與權書讀此事亦前所未有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門下省有金給事中從五品屬宣徽院給事局使副使屬備尉司元始祖至元六年始置起居注左右補闕掌隨朝臺省院諸司凡奏聞之事悉紀録之後定置給事中兼脩起居注二員左右侍儀奉御同脩起居注一員令史一人譯使一人通事兼知印一人明國初統設給事中正五品四年改正七品六年始分爲六科各設給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四年每科增都給事中正九品尋又改都給事中正七品左右給事中

事中給事中並從七品六科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分察六部之事而糾其弊誤凡臣民題奏下讀而署之駁正其違失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執奏封還凡百司官非其人政失其理露章班劾或封章奏劾凡日朝六科輪一人侍殿廷左右執筆記旨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掌科預焉

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隨其科事煩簡而設員凡奏章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佚牴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尚敢其責於科道叮嚀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於汎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尚責之意設官之意微矣 嘉靖九年給事中夏言疏曰六科額設都左右給事中共五十

八員中間事有增損然以司諫諍論獻納則六科之職均也祖宗以來額員俱備後來乃有不盡補者先朝五十八員一時諫垣自是盛代之事今六科在任止二十一員不及額數之半供事趨走日不暇給欲求優游侍從以盡文墨論思之常從容退食以致寅恭謀議之實不可得矣然而事中隨其科事煩簡而設員凡奏章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佚牴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尚敢其責於科道叮嚀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於汎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尚責之意設官之意微矣 嘉靖九年給事中夏言疏曰六科額設都左右給事中共五十

原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為中郎賜帛百疋拜給事中
漢書曰蕭望之元帝詔望之傅朕八年可賜爵關內侯
給事中 又曰劉向字子政諫議大夫給事中 增冊
府元龜曰張禹為給事中時成帝舅平陽侯王鳳為大
將軍輔政專權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上書乞骸
骨避鳳 原 魏略曰郡鄧淳字子淑黃初初為博士給
事中 束晳集曰員外侍郎及給事中皆是帝室茂親
或貴遊子弟 晉書曰陳邵字節良武帝詔曰燕王師
陳邵清貞廉潔行著邦族篤學好古博通六籍宜在左
右以敦儒訓可給事中 荀綽兗州記曰袁淮字孝尼

有俊才太始中為給事中 增冊府元龜曰宋劉湛為
給事中與殷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難此
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 又曰梁陸雲公為給
事黃門郎雲公善奕棋常侍御坐武冠觸火高祖笑謂
曰燭燒貂貂高祖將用雲公為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
又曰後魏崔衡孝文時為給事中車駕巡狩以衡為
大都督長史衡涉獵書史頗為文筆懦懦時犯邊塞衡
上書陳備禦之方便國利民之策凡五十餘條 又曰
游明根孝文初為給事中清約恭謹號為稱職後遷尚
書參定律令 又曰北齊唐邕天保初為給事中七年

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爲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謝之禮是日文宣親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曰唐邕强幹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舊唐書曰張行成遷給事中太宗常臨軒謂侍臣曰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祖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而四海又安此事朕並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衆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太宗深納之　孔帖曰宗室進好從當世賢士遊朋人之急累擢給事中　又曰薛元超遷給事中數上言陳當世得失帝嘉納　又曰徐彥伯進給事中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伯李嶠居首　又曰李嶠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搆狄仁傑等獄救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德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與二人列其枉狀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馬　又曰孟簡導漑田以勸召爲給事中　又曰韓思復入爲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雖除土木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　又曰陸堅以給事中兼學士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製贊　唐書曰李藩

開元中李乂多駁正姚崇惡其異己薦爲紫微侍郎實去其權自後唯署案牘而已　冊府元龜曰徐岱代宗時爲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舒王以下侍讀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未嘗洩禁中之事亦不談人之短　分紀曰袁高爲給事中德宗復用盧杞爲饒州刺史命高草詔書高執詞頭謁宰相曰盧杞作相三年矯詐陰賊退斥忠良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望宰相不悅命舍人草之詔出高執之不下乃奏論之　唐書曰李遜爲給事中常論時政以爲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敷奏乃候雙日是畢歲臣下

爲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於黃敕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耶裴垍言於帝以爲宰相器　又曰呂元膺自給事中出爲同州刺史及入謝帝逮問政事所對詳悉翌日謂宰臣曰元膺直氣讜言宜在左右柰何出之李藩裴垍謝因言陛下興言及此乃宗社無疆之福請復留給事左右　冊府元龜曰劉彤爲給事中開元十七年朝五陵每發行宮天尚未曉彤上疏諫制曰朕夙夜之志唯在昧爽卿慎重之誡欲及辨色國體宜爾用納良規然要須早朝稍盡夜漏耳　柳氏家學録曰給事中駁正制敕定其是非

睹天顏獻可替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擇時奏對
又曰元和十四年以令狐通爲給事中崔植封還制
書言通前刺史壽州用兵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遽加獎
用上命宰臣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棄其子其制方
行　又曰韋弘景爲給事中屢有封駁時劉士經以駙
馬交通邪倖自檢校官用爲太僕卿弘景執奏不可中
人宣諭再三弘景不爲之迴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安南
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　又曰郭承嘏爲給事中開
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且言承
嘏數封駁稱職宜在瑣闥牧守之才易爲推擇文宗謂
宰相曰承嘏久在黃扉故優其祿俸暫令廉問近關而
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留爲給事　宋會
要曰治平三年知封駁事韓維言呂誨等降黜敕命不
出門下封駁司直送本家乞追還以正官法　事略曰
元祐中黃廉爲給事中議論引大體　言行錄曰陳戩
字仲休高宗朝爲給事中益感激論事知無不言除授
失當多所論駁士論重之　編年備要曰德壽宮操舉
陳源兼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謂內侍不當
干軍政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爲定
制　吾學編曰卓敬瑞安人洪武進士爲給事中時制

度未備諸王服乘多僭敬乘間爲言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　又曰韓永西安人建文時爲户科給事中永豐軀美額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帝喜之靖難後不屈死　通紀直解曰永樂時都給事中陳謂彈劾不避權貴常奏事聲洪大聽者竦然帝每見呼爲大聲秀才

名臣記曰張寧海鹽人景泰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内閣陳王以其子不得鄉舉順天考官劉文介幾中傷得罪寧疏言元宰私其子陷考官失大臣體天順中數數裁石曹請乞事帝以是知寧　又曰寧爲給事中憲宗即位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皇太后生辰設齋醮

禮官斂大臣金錢祈福寧言大臣當和衷敬德仰贊皇猷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　又張寧傳曰寧傳曰寧授給事中成化中奉使朝鮮陪臣樸元忠爲館伴從遊太平館寧賦詩百韻樸隨手和之不相下寧得溪流殘白春前雪柳坼新黃夜半風之句樸乃閣筆曰不能屬和矣在省垣與葉盛林聰齊名　名臣記曰韓文成化進士爲工科給事中劾都御史王越薦故吏部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宮越附汪直以故逮文考訊幾死出爲湖廣參議　許天錫傳曰天錫弘治六年庶吉士歷吏工二垣給事中居諫

垣七八載謂謂敢言正德中忤劉瑾而死　戴銑傳曰
銑弘治中官南科給事中以劾劉瑾廷杖落職　李鳴
鶴傳曰鳴鶴正德中官兵科給事中以剛直罷歸
劉繪傳曰繪嘉靖進士選户科給事中值夏言用事抗
疏詆斥帝頗是之會六月朔晝晦帝大恐問天官主何
占繪引漢書對請去言以塞天怒明日遂逐言後言再
相嗾南省論罷之　陸粲傳曰粲嘉靖庶吉士授工科
給事中時張璁桂萼繼相粲抗疏劾其奸帝感動為罷
二相無何用霍韜言召還二相粲謫都勻驛丞

給事中三

原名儒　茂親　並詳給事中二

曰郎中張建忠篤履素為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其以建為給事中　履素　立德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七年詔王隱晉書曰任熙字伯遠立德邈然徵拜給事中

繪左掖　東臺　桓元左掖管轄之司　劉伯芻除給事制曰東臺實掌駁議

紫垣　黃閣　並晏公類要

駁正　塗歸　六典給事中凡百司奏鈔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則稱揚德澤褒美功業覆奏而請施行小事則署而以下授職所司奏揚則校其任歷深淺功狀最訪其德行量其才藝若官非其人理失其事則白侍中而退量百官志曰給事中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鈔侍中皆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窴而奏還謂之塗歸

詳詔敕　駁命令　續通鑑曰應有詔敕並令直學士向詳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蓋向張二公為給事中故也　南豐擬制曰有司嚴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論命令駁其違者而行之至於凌獄官人發驛遣使申冤滯察苛撓莫不總焉

郎風　宰相器　唐書史臣曰李藩有夕郎之風

論進古誼　上詳給事二　言陳當世

駁正刑獄　本傳曰狄兼謨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爲憚　白居易集鄭覃除給事中制曰凡制敕有未合於理者皆駁正之有司選補不得其人天下冤滯無告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皆駁正之有司選補不得與御史糾理之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不當者當掌侍奏讚詔令而已

強梗盡言　慷慨論正　本傳穆質性強梗爲給事中政事得失未常不盡言李石爲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及崔易簡殺從父兄獄久不下殘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

閱讀之任　論駁之司　曲阜除葉濤制曰朕付基命於中書付審駁於門下有事殿中之官實臺論駁之司乃萬世出納之地

乞正官法　望全朝典　上詳給事二肆考曰元和初爲給事中論駁皆援準古誼開

祐元年劉摯言除安燾知樞密院因給事兩次封駁遂特旨直下吏部施行伏望追還詔命全朝廷典法

臚傳詔旨　練習軍書　唐本傳曰給事中齊映爲人白皙長大言音鴻爽故帝令侍左右或馬前臚傳詔旨肆考曰齊主高洋連年出塞給事中唐邕練習軍書及四方軍士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或時簡閱數千人不執文簿能習其名姓未常謬誤

夜直仙掖　並見後詩　名參黃散之班　任極清華之選

元素迴天魏徵歎仁人之力　李藩批敕裴公推宰相之風　朝遊青瑣之闥時批紫詔　夕對金鑾之殿

徐草黃麻　封詞頭而不下舊傳解事舍人　批敕尾以復歸共覩儒者給事書　並新書

明經 范曄後漢書曰鄭衆字仲師以明經拜給事中

效車 傅元子曰馬鈞字德衡爲給事中與高堂升平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朗曰無此記虛耳鈞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效矣

朗親愛 魏秦朗明帝不能有所諫止帝以是親愛之

蘇林文學 魏略曰蘇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爲五官中郎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爲博士給事中文帝作與論所稱蘇林者是也

秦 增用親爲部肆考曰宋明帝以阮佃夫爲給事中佃夫權任頗重欲用其所親爲部秦緊等不敢言

有言而治 傅曰陳實子紀紀子羣魏使持節給事中文帝曰卿何如祖父羣曰臣父有言而治臣有言而不治

小門下 肆考曰唐孔穎達太宗新即位數以忠進給事黃門爲小門下

數以忠進 洛陽宮元素上書切諫遂罷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有迴天力 唐書曰張元素遷給事中太宗詔發卒脩

渚如舊 晏公類要曰唐薛存誠再除給事仍是本廳鸞渚几榻杖履如舊

唐書曰薛存誠爲給事中瓊林庫廣籍工徒又神策軍與咸陽尉袁傪不平訴奏之傪被罰二敕皆執不下憲宗悅遣使勞之

有任事稱職 林曰李澄爲給事中有任事稱

**用士直曹肆考曰唐闕播字務先遷給事中故事諸司甲庫以令史直曹刺脫爲奸播悉易以士人時韙其法

時以直稱 又曰薛存慶元遷給事中與韋弘景封駁詔書時稱其直

風采想見 職林曰唐許孟容字子範爲給事中數有論駁四方想見其風采

崔植裹職 唐書曰崔植爲給事中時權幸用事植等加諫疏論奏諸州驛稅權酒復奏四朝會要曰嘉祐五年七月改新知荊南府唐介復知諫院時知門下封駁事何郯言介爲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外以救封還之故得復知諫院

何郯還敕 郯等加諫疏論奏四朝會要曰嘉祐五年七月改新知荊南府唐介復知諫院時知門下封駁事何郯言介爲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外以救封還之故得復知諫院

類相如 思類相如昔年司制詔共嘉藻思

封駁皆國體 事略曰范純禮遷給事中凡所封駁正名分立紀綱皆國體之大者

秦駿姦惡又曰趙君錫爲給事中蔡確復觀文殿學士章惇復首政殿學士君錫奏駿論其姦惡命遂不行

論無所避

唐考曰宋程琳舜俞爲給事中抗論無所阿避會除權邦彥簽書琳論邦彥五罪凡三疏上委以次官閱讀琳乃乞罷遂除知信州待御江璹等上疏留後除給事上曰給事之設正要有懷遠人永樂中召爲吏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初爲兵科給事中劉正敢言使山西奏蠲除蒲鹽池鹺課二十餘萬民困以蘇一日三疏吾學編曰編曰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已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謝天下然後練兵選將討賊復讐則大綱既正大義自伸一日三疏悉中機宜即日解官名臣記曰進士爲户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歎曰至性不騃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即日上疏解官去

剛正敢言

通紀曰明王驥永樂進士

糾正違失

吾學編曰年富字大

給事中五

唐詩唐沈佺期自考功員外拜給事中詩曰南省推丹地東曹拜瑣闈惠移雙管筆恩降五時衣出入宜眞選遭逢每濫飛器慙公理拙才謝子雲微案牘遺常禮朋儕隔等威上台行揖讓中禁動光輝旭日千門起初春八舍歸贈蘭闈宿昔談樹隱芳菲何幸鹽梅處惟憂對問機省躬知任重寧止冒榮非

宋之問和姚給事寓直詩曰清論滿朝陽高才拜夕郎還從避馬路來接珥貂行寵就黃扉日威廻白簡霜柏臺遷烏茂蘭署得人芳禁靜鐘初徹更疎漏更長曉河低武庫流火度文昌寓直光輝重乘秋藻翰揚暗投空欲報下調不成章

崔峒奉賀給事寓直詩曰桂枝家共折雞樹代相傳
忝向鸞臺下仍看雁影連夜閑方步月漏盡欲朝天知
去丹墀近明王許薦賢　王維詩曰禁裏疎鐘官舍曉
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佩趨金殿夕奉天書拜瑣闈
姚合和盧給事詩曰鴛鷺簪裾上龍尾蓬萊宮殿壓
鰲頭夕郎夜直吟仙掖天樂和聲下禁樓　明楊士奇
送給事中姚山僉憲河南詩曰觀風在激揚今喜擢蘇
章袖有銀臺筆衣含玉殿香河流明憲節嵩嶽對公堂
想見澄清日歌聲滿洛陽　劉繪省中寓直詩曰月轉
周廬映宿光煙飄漢署引仙郎初披御府黃門被已接

天衣侍女香窓前鐘報知長樂户外星懸是建章銀浦
初飛披南館羽林宿衛衛周廬滿司隸陳兵入禁嚴相君
留對歸家晚珠箔高褰動閣鈴金鑰乍懸傳漏板虎觀
氤氳雲半遮龍池嗚咽水全斜澹澹碧天遥度夜盈盈
宮樹暗藏鴉露滴天街應譁柳風廻上苑想飛花丞郎
清切連華屋夜深尚剪芸窓燭起草誰爲諫徽章抽毫
並和陽春曲天長地久頌堯年萬國歡騰侍御筵共道
韶音博士奏遥聞珍膳太官傳慙愧小臣空食禄明朝

宴會賜金錢

晉制唐蘇頲行于經野給事中制曰門下尚書兵部郎

中上柱國于經野雅量端實閑機密靜有恒其操無擇
斯言理必中於繩墨才見推於札翰中臺奏草已承更
直之榮左曹顧問宜接雙遊之美 又行李懷讓給事
中制曰直方自守貞獨不羣理可析於毫芒文可成於
藻繪雖手揮繁綜而心寄閑遠絲綸所屬常推起草之
能駁正是司更接遊蘭之寵 遂逃行褚廷誨制曰師
臣舊業官序良才文儒實百行之資翰墨當一時之妙
駁正為務疇咨所難宜遷左禁之榮式允中朝之望
賈至行裴遵慶給事中制曰清正介直公才雅望智能
利物行可檢人今東省務殷宰臣任重是資髦士以佐

輶軒宜居駁議之職仍領銓衡之務 又行張孚給事
中制曰果行育德疏通知遠是瑚璉之良器抱豫章之
美才文以藻身屢得詞場之雋公而持操更推吏道之
能譽洽禮闈風清憲簡宜擢拜於青瑣俾駁議於黃樞
 常袞行趙涓給事中制曰純白高朗儒林表儀炳文
揚彩時謂清拔早以賢良茂異服我周行歷踐三臺之
列常參二陝之佐其於事典多所精詳頃毗荊舒尋罷
戎務近侍方缺選才正難評南宮之上書次東廂之奏
事夙夜思職爾無面從 白居易行孔戣等給事制曰
渾金璞玉方圭圓珠雖性異質殊皆國寶也是故能官

人者亦辨而用之幾等歷踐朝行恪勤官次諫垣郎署
藹其休聲宜加公奬擢在近侍左右禁闥可以同升必
能評奏臺議發揚綸誥臨事有立屬詞可觀各隨所長
分命以職祇奉乃事無替厥猷　又行實易直給事中
制曰累踐臺郎擢司邦憲寬猛舉錯甚得其中官不易
方府無留事前因病免今以才遷俾升瑣闥以備顧問
凡制令奏議官獄典章苟有依違皆得駁正所任不細
宜敬乃官　崔嘏行崔琦給事中等制曰瑣闥冠三省
之高奉常列九寺之右凡所選擢必俟才賢惟爾琦以
賓筵雅度早踐霜臺儔以正殿雄詞超升省署而皆本

以明敏發為文學玉在涅而不緇金投火而彌勁眷言
久次是用遷昇我有絲綸期汝論駁我有金石資爾諧
和無忝官常自貽公議

唐箴明宣宗六科箴曰國家建官內外有制給事之臣
密爾廷陛爰準六典分科置員各司其務有簡有繁命
令之出於汝紀之章奏之入於汝度之考其得失舉其
愆戾釐革歎蔽以贊予治敬共朝夕無縱以逸無易以
忽以愆以密達夫大體由乎至公惟汝之賢光奮於庸
怙威以聽不率正道汝之不賢辜亦自造自昔邇臣左
右承弼正人是資邪佞必斥其篤念哉毋苟充位徃端

乃志以懋乃事

原誄宋顏延之給事中陽瓚誄曰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淳永初之末佐守滑臺獯虜間釁剽司兗瓚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疲困相保堅守四旬兵盡器竭斃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殉節者哉之子之生立績宋皇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衡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瀍洛蒿萊朔馬東騖胡風南埃帝圖斯艱簡賢授才實命陽子佐師危臺邊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驥橫厲霜鏑高霾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爲圍師老變形

地孤援閼卒無菽麥馬之芻秣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栝

賞啓王臘軒上鄭給事啓曰黃扉丹地凜杜公封駁之詞廣廈細旃負范相温純之氣結知密勿跬步登庸乃力遜於軒墀眞大耐於官職久負儒者給事中之望行展魁然眞宰輔之才　洪平齋賀許給事啓曰疇績辰猷躋榮夕拜歲鼕豹尾方看翠駕之常從突兀龍頭又喜黃扉之身到言無不售道匪虛行進居管轄之司坐振紀綱之治若李藩之批還制敕與魏相之白去副封能大其官未幾而相此事寂寞之久矣我公慷慨以當

之聊屈畫黃重門下駿違之寄便應進紫屬中書造命之權　又賀侍講劉給事啓曰妙簡彤宸峻躋青瑣李藩有宰相器獨推論駿之公留侯爲帝者師更慶緝熙之益荃官負海宇之碩望立朝廷之要津諫則必行剛亦不吐盡洗頃時仗下馬之習復見前輩殿上虎之風進殫禁路之論思坐管選曹之綜覈方搴華於飛翠已借重於畫黃經濟之才有所試矣塗歸之任何以假爲搖玉佩之珩璜入批敕尾被袞衣之黼黻趣立班頭

散騎省總載

原杜氏通典曰散騎常侍自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並乘輿音步浪切騎而散從無常職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

漢因之並加官詳在侍中散騎郎後漢□中初省散騎而中常侍改用宦者魏文黃初置散騎合於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後用士人始以孟達補之久次者爲祭酒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又有員外者因曰員外散騎常侍通員直因太始中令員外散騎常侍二人與散騎常侍晉曰通直散騎常侍亦武冠右貂金蟬絳朝服佩水蒼玉山公啓事曰郗詵才志器局當爲黃散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又曰散騎常侍缺當取素行者補之遂舉郗詵又阮孚字遙集爲散騎常侍常以金貂換酒爲所司彈糾帝宥之又曰貫充爲常侍後改常侍

為侍中未詳其義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　雖隸門下而別為一省　潘岳曰寓直散騎省　自魏至晉共平尚書奏事東晉乃罷之而以中書職入散騎省故散騎亦掌表詔焉華嶠字叔駿加散騎常侍與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理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掌統之　宋置四人屬集書省齊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並為集書省職而散騎常侍為東省官　其二衛四軍五校為西省官祥在將軍為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看貂蟬何如貂鼠鎧對曰出貂蟬從貂鼠鎧中出耳

散騎常侍通官其通直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舊為顯職與侍中通官其通直員外周衰老人士故其官漸替宋大明中雖舉選比侍中而人情久習終不見重尋復如初

梁謂之散騎省天監六年詔又革之　六年詔曰在昔晉初抑惟盛化常侍侍中並參帷幄員外散騎常侍特為清顯門分二局委侍中侍中侍中並侍帷幄書案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侍本為顯爵員外之參舊准人數依正員之選宜　自是散騎視中丞通直視侍中員外視黃門郎然而常侍終非華胄所悅常侍亦四人功高者一人為祭酒與侍中功高者一人對掌禁令糾諸違違陳因梁制後魏北齊皆為集書省掌諷議左右從容獻納領諸散騎常侍侍郎及諫議大夫給事中等官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書之右　魏高祖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集書閣省補闕致決王言遠滯起居不修又宋弁為散騎常侍遷右將軍領黃門弁屢讓高祖曰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常侍者黃門之庶兄領軍者三儒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而棄大委任　其資敘為第

三清 明毫爲常侍加武勇將軍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武勇其號至濁 北齊常侍定限人員如金紫光祿大夫隋諸散官並屬門下省凡歷代散騎官有郎騎常侍 漢書有之顏師古曰官爲郎而常侍以侍天子故爲散騎常侍 魏初與散騎同置 唐貞觀二年制諸散騎常侍皆爲散官從三品後悉省之貞觀十七年復置爲職事官始以劉洎爲之其後定制置四員屬門下掌侍從規諫顯慶二年選二員隸中書遂分爲左右 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左散騎與侍中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八貂 龍朔二年改左右散騎常侍爲左右侍極咸亨元年復舊 初學記

曰案敘初散騎常侍本二官皆秦置也漢官云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 散騎從傍乘輿車後獻可替否 漢因中常侍得出入禁中常侍左右 漢因之兼用士人無常員多以爲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兼加之原其所置二職皆舊儒骨鯁以備顧問與侍中同元帝時劉向累遷散騎常侍與蕭周大儒同侍左右是也後雜伍貴遊子弟班伯成帝時爲中常侍與王許子弟爲羣在綺襦紈袴之中皆銀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貂璫 常侍服之則左貂中侍服之則右貂 東漢省散騎之職而中侍改用宦者無常員殤帝改施金璫齊職儀云魏文帝復置散騎之職以中常侍合爲一官除中字直曰散騎常侍置四人典章表詔命手筆之事晉置四人隸門下 又領員外散騎侍四人自魏至晉散騎常侍無員魏末又有通直散騎常侍晉散騎侍郎無員又有散騎侍郎四人凡六散騎晉初此官選望甚重與侍中

不異自宋以來其任閒散用人益輕別置集書省領之
齊氏因之言學圖書文翰之事故曰集 五代史百官志
曰梁陳集書省置散騎常侍四人後魏北齊集書省置
同名隋文廢集書省從諸散騎常侍六人其領諸散騎並
散騎以為散官貞觀初惟置散騎常侍二人隸門下顯
慶中又置二人隸中書並金蟬左右珥貂龍朔二年改
為左右侍極在中書曰右侍極在門下曰左侍極 咸亨初復舊 文獻通
考曰宋散騎常侍不常置與諫議起居司諫正言皆附
兩省班籍通謂之兩省官 左散騎常侍隸門下省右隸
亦為檢校官 石林葉氏曰元豐既新官制四十年間
職事官未有不經除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至
今未常除人蓋兩官為臺諫之長非宰執所利故無有
啓之者或曰元豐末黃門中丞久次神宗欲擢為
常侍會寢疾不果嘗寧中朱聖予為中丞常請除二官
竟不行 按神宗之初行官制也常諭輔臣欲取新舊
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
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蓋臺諫之長上意
必欲取負天下重名如溫公者居之
尤非小人之便故遂終不除人也 遼南面門下省有
常侍常侍之下有散騎常侍 續文獻通考曰金中常
侍乃內侍之職屬宣徽院 元無

散騎常侍

原 應劭漢書曰秦及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官並
無員散騎騎馬夾乘輿車獻可替否 華嶠集曰散騎
以從容侍從承荅顧問為職又掌贊詔命平處文籍故

前世多參用言語文學之士　王隱晉書曰鄭默字思元爲散騎常侍世祖祀南郊侍中陪乘詔曰使鄭常侍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參乘昔州內舉卿爲十二郡中正舉也相輩常愧有累清談　七賢傳曰高貴鄉公以阮籍爲散騎常侍非其好也　冊府元龜曰魏徐宣爲散騎常侍從文帝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又曰後漢張允初仕晉爲左散騎常侍天福初以國朝頻有肆赦乃進駁赦論帝覽而嘉之宣付史館　原晉中興書曰庾闡有文章才義議者以爲宜綜國史於是召爲散騎常侍　又曰謝萬升平五年詔曰前西中郎謝萬才義簡亮宜居獻替其爲散騎常侍　晉書曰周處除楚內史又徵爲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郡　又曰何劭字敬祖曾之子也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及帝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重　冊府元龜曰王述海西公太和中遷散騎常侍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其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又曰溫嶠爲散騎常侍初爲劉琨奉使建業其母崔氏固止

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　又曰宋向彌爲散騎常侍治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　又曰梁呂僧珍爲散騎常侍恩遇隆密性恭慎每侍坐屏氣鞠躬畢食未嘗舉箸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進祿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　又曰陳袁憲爲散騎常侍以久居清顯累求解任宣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録且勿致辭　又曰司馬申爲散騎常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至於倉卒之間軍國大事指揮斷決無有

滯留　又曰後魏李孝伯爲散騎常侍方慎忠厚太武寵眷以宰輔遇之　又曰郭祚爲散騎常侍常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徹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温良博物謂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又曰于忠爲散騎常侍領左衛常因侍宴宣武賜之劒杖舉酒屬忠曰卿世秉貞節故常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朕御劒杖相賜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其出入周旋常以自防也　後魏書曰高祖以李彪爲散騎常侍既謂郭祚曰朕誤授矣祚對曰聖詔豈容差異

高祖沈吟曰此自應有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故不敢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迴不能復淺遂不移官　典略曰賀琛爲梁散騎常侍梁主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人呼之　冊府元龜曰唐劉茲貞元二年爲左散騎常侍平章事在位廉謹畏慎多所退讓歲餘罷平章事守本官

散騎常侍二

參乘　挾帝上詳常侍一齊職儀曰御駕登殿侍中與散騎常侍對挾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

插貂璫　賜牀帳　魏略曰散騎常侍比於侍中貂璫插右黃初中始置四人出入侍從與上談議不典事　晉起居注曰太康七年詔曰尚書馮翌忠亮在公歷職內外勤恪匪懈而疾未瘳屢求放退其以卿爲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

掌規諫　贊詔命　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置散騎常侍與侍中同掌規諫下詳類聚

夾乘輿　侍廊廡　上詳類聚

齊車給追鋒　門施行　冊府元龜曰司馬望爲散騎常侍時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等並見親待數侍筵宴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詔便至又曰丁潭爲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屢表乞骸骨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　晉車服志曰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屢表乞骸骨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　晉車服志曰散騎常侍給追鋒車一乘虎賁五人

庾闡文章　孟達容觀　上詳類聚　晉鄭思元參軍事　傅暢晉諸公贊曰司馬帝喜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　晉車服志曰散騎常侍給追鋒車一乘虎賁五人　魏志曰孟達字子度自蜀降魏文帝聚蜀志曰孟達容觀以爲散騎常侍　晉車服志曰散騎常侍給追鋒車一乘虎賁五人　魏志曰孟達字子度自蜀降魏文帝聚

乘司馬駿侍講　上詳類聚　晉諸公贊曰司馬駿八歲爲散騎常侍侍講十二歲遷

散騎常侍三

原 朝夕規獻應璩新詩曰散騎常侍王永元時論稱之師友朝夕進獻規

吳志曰王蕃字永元孫休即位與賀劭薛瑩虞汜俱爲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稱之俱掌

直諫晉中興書曰傅元爲散騎常侍及受禪進駙馬都尉與皇甫陶共掌諫職表奏

之省晉中興書曰興寧二年桓溫奏省散騎常侍二人復置四人凡以省文書表奏意異者爲散騎常侍比於侍中貂璫插右貂璫之輝王隱晉書曰顧凱之拜散騎常侍表曰不悟陛下聖恩所加登以貂璫之常伯之列飾之輝

遺晉起居注曰太始元年詔曰給事黃門侍郎王恂篤志好學不殞先業久歷朝班職用有效宜拾遺左右其以恂爲散騎常侍謙周博物洽聞晉紀曰詔騎都尉謙周閑居中道不仕危國蜀之際勸劉禪歸命有忠亡之節典藝博物洽聞朕甚嘉之以爲散騎常侍程咸博

學洽通王隱晉書曰程咸字延祚太始十年詔曰黃門郎程咸博學洽通文藻清敏其以爲散騎常侍

原表 梁任昉爲范雲讓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表曰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惟稱許郭齊季陵遲官方弛亂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隳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代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四姓侍祀已無定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臣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

今茲首夏將亞台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臣雖無識惟利所視至於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妄爲陛下不棄管荊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二辭矜臣所乞特回寵命則彝章載穆微臣知免　陳徐陵

讓散騎常侍表曰臣聞五十知命宗師之格言六百辭滿通賢之高槩昔畢子諸生褒裳求楚魯連隱士高論却秦況乎謬蒙知已寧無感激洪私過誤寘以通班司憲文昌遂諧常伯今者昆吾小器諦視不見元黃鈞天並奏靜聽能聞鐘鼓雖神農分藥岐伯提針冥衆因緣難可匡救陛下嗣臨寶曆光闡大猷屬意銓衡留情擇械燕臺裝玉儻不精眞齊客吹竽諒宜澄簡南郊奉乘當求鄭默之才西省文辭應用羅含之學

梁　墓志銘梁元帝散騎常侍裴子野墓志銘曰幾原博聞裁爲典墳比良班馬等麗卿雲薰蕕既別涇渭以分聖皇御極欽賢盱顧儲后特聖降情文苑既匹嚴朱復同徐阮如何不憖卜期不遠

唐　誄晉潘岳散騎常侍夏侯湛誄曰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華繁玉振疇昔之遊二紀於茲斑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爾衆實勝寡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執

戟疲楊長沙投賈無位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化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已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湟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殞卒　晉劉琨散騎常侍劉府君誄曰爰自土葉帝堯之胄堂堂漢祖豁豁高韻茂載孝景克紹前訓穆矣靖王開國作鎮惟祖惟父乃光有晉積行累仁世篤忠順是用感和誕育奇儁淑質英挺金聲玉振嗟乎君侯乃寢斯疾命不可延中年殞卒衝颸摧華閭風彫實如可贖兮人百其質存若燭龍銜曜

沒若庭燎俱滅搢紳頹範於高模邦國殲悴於隕哲

散騎侍郎一

晉干寶晉紀曰處士馮恢志行過人以爲散騎侍郎張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榮次也敬而爲賓主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恢待之恭於是時人少之　唐書曰高祖初平長安拜舞人安比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今新定天下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故非創規模貽子

孫之道也　華嶠譜敘曰華歆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時同寮諸郎共平尚書事並屬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深文論駁唯表不然事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司空陳恭等以此稱之

散騎侍郎二

掌問應對

應劭漢官儀曰漢武元鼎三年初置散騎應對世祖省之按漢初有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賓滿五萬爲常侍蓋爲此官也

爲賓宴臣

桓氏家傳曰延康元年初置散騎之官皆選新舊文武之才以爲賓宴之臣故遷桓範爲散騎侍郎官也

張賀年

張賀七歲拜散騎漢書曰張賀年十歲拜散騎

帝室茂親

貴遊子弟

鍾毓十四爲散騎

魏志曰鍾毓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

皆貴子弟

又曰孟康字公休以郭后外屬并受九親賜拜散騎侍郎是時散騎侍郎多貴子弟或以高才故皆輕之不貴之後呼其姓氏而謂之阿元康既有才敏又好學在官博讀書傳遂有文義雅而切要衆人更嘉之

詔集羣書

魏書曰劉劭字孔才爲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撰正音訓

晉書曰徐邈字仙民少與鄉人臧壽齊名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古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

荀顗擢拜

又曰荀顗字景倩以父憂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顗奇之曰苟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

謝顗顯侍

謝表曰兄顗除員外散騎侍郎顯侍帷幄

清和著稱

晉中興書曰王悅弱冠有高名每侍講東宮以清和著稱除

知名美稱

又曰王洽字敬和王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

弱冠除散騎中書侍郎

通直散騎常侍一侍郎附

宗杜氏通典曰通直散騎常侍按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者晉太始十年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齊梁微輕北齊張景仁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除通直字遂為正常侍　通直散騎侍郎初晉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及太興中元帝使二人與散騎侍郎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按歷代常侍或有員外者或有通直者故史傳中謂員外散騎侍郎或單謂之員外郎謂通直散騎侍郎或單謂

通直郎其非員外及通直者或謂之政員散騎侍郎或單謂之政員郎

通直散騎常侍二

晉臧榮緒晉書曰太始十年詔程咸歷職左右劬勞內侍乃心在公夙夜不懈以咸為散騎常侍左通直郎晉起居注曰太始十年詔東平王懋為員外常侍通殿中直散騎常侍通直之號蓋自此始也　又曰惠帝永寧元年詔曰散騎常侍琅邪王睿日新匪懈宜在機近其令睿通直也　朱鳳晉書曰左軍陳輿謇之子以父老求去職宿衛不宜曠詔以為通直常侍　南史曰鮑

泉常乘高幰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貫遣訪之泉從者荅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謔　隋書曰許善心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留繫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經三日詔拜通直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垂涕受詔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見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賜物千段馬二十匹　冊府元龜曰隋何妥為通直散騎常侍納言蘇威兼領五職高祖甚親重之妥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上八事以諫威大銜之　又曰後周辛慶之為通直散騎常侍任遇雖隆而率儉素車馬衣服不尚華侈　後魏書曰李瑾字道瑜美容貌頗有文才遷通直散騎侍郎與黃門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領儀注臨淮王彧謂瑾等三俊共掌帝儀可謂甥舅之國王盧即瑾之外兄也

員外散騎常侍一　侍郎附

涼杜氏通典曰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齊梁用人卑雜又朱异為員外常侍侍中中領軍中書舍人四職並驅

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又賀琛字國寶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座無貂自琛始　員外散騎侍郎晉武帝置晉代名家身有國制者起家多爲員外散騎侍郎

員外散騎常侍二

原公族閒任晉諸公贊曰扶風王駿齊王攸皆爲魏員外散騎常侍於時公族務在閒任故置外位也登之常伯詳散騎常侍篇　嘉之宜補王隱晉書曰吏部李重啓太常博士曹嘉之宜補員外常侍　孫朝宜給晉起居注曰咸康八年司徒王導表員外常侍孫朝告老宜給本官秩以終餘年　天錫歸國晉張天錫字純嘏絳丘人爲符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爲散騎常侍左員外　苻朗歸化載記曰苻朗爲青州刺史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南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元於彭城求降元表朗許之

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世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

侍郎

起居注一

原杜氏通典曰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居之本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則漢起居注在宮中爲女史之任又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錄其言行與其勲伐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

三益不亞後魏書曰梁三益字敬安於南陽內附高祖與語善之曰三益三益殊不亞拜員外散騎

始置其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及宴賓容訓荅後又別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領之北齊有起居省後周有外史掌書王言及動作之事以爲國志即起居之職又有著作二人掌綴國録則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有敘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以納言統之至煬帝以爲古有內史外史今著作如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乃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次內史舍人下

庾自直崔滔祖孝南蔡允恭等皆爲此職

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龍朔三年改爲左右史郎爲左史舍人爲右史咸亨元年復舊天授元年又爲左右史神龍初復舊每皇帝御殿則對立於殿左郎右舍人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凡冊命啓奏封拜薨免悉載之史官得之以撰述焉

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等並爲起居皆有名賢者

增文獻通考曰宋沿唐制起居郎隸門下起居舍人隸中書號小兩省官皆爲虛名不典本省事而典職者自號脩起居注凡二人天子御正殿記注官不侍左右惟朝會對立於香案前常日則更番遞直於崇政殿延和殿行幸則從上出入皆所以書

言動熙寧初詔諫議官兼脩注者因後殿侍立許奏事元豐中兼脩注王存乞復起居郎舍人之職使得盡聞明天子德音退而書之神宗亦謂人臣奏對有頗僻讒慝者若左右有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姦矣故事左右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對及之乃詔雖不兼諫職者亦許直前奏事五年官制行罷脩注而郎舍人始專其職起居郎舍人掌記天子言動御正殿則俟於門廡外便殿則侍立行幸則從大朝會則對立於殿下螭首之側凡朝廷命令赦宥禮樂法度損益因革賞罰勸懲羣臣進對文武臣除授及祭祀燕享臨幸引見之事四時氣候四方符瑞戶口增減州縣廢置皆書以授著作官六年詔左右史分記言動元祐元年仍詔不分七年詔左右史分記言動元祐元年詔邇英閣講讀罷有留身奏事者許侍立紹聖元年中丞黃履言所奏或干機密難令旁立乃止隆興元年胡銓奏記注之失有四一人主不當觀史國朝梁周翰以起居注每月進御慶曆中歐陽修乞今望遵仁宗所行之訓二立非其地國朝記注之臣立於座後歐陽修謂當人主言動而書乃立於前修罷復故今乃立於殿之東南隅記注之臣立於前朝古制前後殿皆侍立又左右司分言動不聞乞復三前殿不立前殿欲乞直前奏事歐陽修之制而立無言動之異欲乞四奏不直前閣門以不預牒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却之常預牒矣又以可奏之時矣乞左右史奏事直前不必預牒及有無班為詞是雖有直前之名而無

為拘地詔前殿依後殿侍立餘並依舊制淳熙間羅春伯點自户部員外郎除左史避曾祖諱以太常少卿兼侍立脩注官其後兩史或缺則降旨以某人權侍立官蓋自此始元豐寄禄起居舍人為朝散郎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門下省屬有起居舍人院其官曰起居舍人曰知起居注曰起居郎金特設記注院脩起居注掌記言動元世祖至元五年中書省臣言前代朝廷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因以翰林待制兼起居注明初設起居注尋設太史監後俱裁革悉屬翰林院

冊府元龜曰唐貞觀中每日朝退太宗與羣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故貞觀注記稱為畢備唐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常曰朕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曰臣職當脩起居注不敢不盡其愚直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也願陛下慎之褚遂良傳太宗謂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檢誡不聞帝王親自觀史上曰朕有不善卿必書

之耶遂良曰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　唐書曰邢文偉滁州全椒人時右史官缺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　孔帖曰張說誤領集賢院薦韋述爲直學士遷起居舍人從封泰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　唐書曰張次宗有文學稽古厲行開成中爲起居舍人每入閤左右史立於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次宗尤稱奉職　又曰魏謇爲起居舍人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　又曰魏謇爲起居舍人

帝索起居注謇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人主不可取觀向者取觀史事爲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乃止　會要曰馮定請左右史隨宰相入延英殿記事宰相不樂　嘉話録曰開成末韋絢自左補闕爲起居舍人時楊嗣復以除起居舍人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未申謝奏取進止帝頷之李珏招而引之絢即置筆札於玉階欄檻之右疾趨而置詞舞拜焉　冊府元龜曰後唐趙熙爲起居郎明宗天成二年熙奏今後凡內中公事及詔書奏對應不到中書者伏乞委內臣一人旋具鈔録

月終關送史館　東都事略曰梁周翰太祖召兼史館脩撰遷起居舍人兼起居郎固言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脩爲時政記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梁周翰始也

仁宗實錄曰初脩起居注缺中書擬人而彭乘在選中上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人久補外未常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敢過有所望耶上頗嘉之

東都事略曰歐陽脩仁宗朝召知諫院未幾脩起居注每勸上延見大臣訪以政事　會要曰至和中知制誥賈黯言延英召侍臣講讀其咨訪之際動關國政體乞令修注官侍閤中言行錄曰朝廷欲用蘇軾爲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宰相蔡持正曰公向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不許　又曰軾爲右史奏曰竊見韓維讀三朝寶訓至眞宗皇帝惡殺生因論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蟲蟻其言可以推明聖德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勝大願　又曰王巖叟元祐中爲起居舍人入侍邇

英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上曰只此三德爲更有德公退而上書曰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臣備職史官敬已書之於冊以示萬世　周文忠行狀曰公以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有近作可多進來屬初御經筵公奏祖宗置經筵非爲分章析句正欲人主從容訪問以裨聖德　中興會要曰紹興二十八年詔起居郎舍人自今後許依講讀官奏事先是起居郎洪遵言臣幸得以記注陪侍經幄伏聞元祐中起居舍人呂陶常乞候講讀臣僚再留奏事並許侍立以見講退猶且入侍何由不許奏事乞下講筵所依講讀官例施行故有是詔

續文獻通考曰元英宗至治二年御史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以付史館從之　明名臣記曰宋濂改起居注侍太祖論黃石公三略濂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

起居注三

記事記言　謹月謹日

穀梁傳曰春秋之旨謹而月之謹而日之　晉起居注曰古者天子諸侯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聊林鄭覃曰記注操筆赤墀下其書爲後世法不可用黨人

置劉玉陛　操筆赤墀

對仗承旨　珥彤

記事 唐百官志曰永徽已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已後謀議皆不得預聞姚璹請擬時政記文選書

勿理形記事於儒室 紫宸咨訪

御紫宸殿或召左右史咨訪所宣最爲天子欽屬 下見前注 賦假松篇 製春臺

章 職林曰開元中起居舍人蔡孚賦東都龍興觀假松篇元宗賜和御書刻石記之 下詳起居四

入記吾言 俾伺朕居 白集温造制曰擢爲右史入記吾言 元微之集行高鉞制曰

俾伺朕之起居遂編之於簡牘 分直崇政 上詳起居二 長編曰仁

宗朝講讀官侍邇英者皆立每問事則衆人齊對頗紛擾乃詔皆坐唯當講讀者以次立而記注亦坐石昌言奏記注官當立侍密邇德音以詳記錄不可坐遂令侍立 爲郎七年 脩注十載 職

言行錄曰陳堯佐居官不安進取爲起居郎七年不遷 下詳起居二 名高三俊 職

聯兩省 宋陳后山寄張文潛舍人詩曰名高三俊上官立右螭傍 寄張文潛舍人 察制左右置史載筆螭坳職聯

兩省 退匿楹間 對立殿下 上詳起居二 下詳起居通考 密邇德音

陪侍經幄 上詳立侍邇英注 下詳起居二 黃屋深知 赤墀親

擢 出綽中宸 記言右陛 濡頯彤之筆 繡汗青之簡 占柱下之一星 冠螭頭之二史 侍玉皇之

香案 紬金匱之圖書 大君有命眷來載筆之臣

左史記言爰約繫年之法 宣精柱下仰隣北極之尊

濡翰螭頭肅對紫宸之仗 當用第一流目侍供赤墀之立 綴班小兩省地清嚴青瑣之移 俱瑜苑新書

起居注四

原 勿籍 左傳曰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辭焉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錄動作 唐六典曰起居郎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時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曆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恩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終則授之於國史焉 **第一流** 會要曰唐人言左史當用第一流 **第二首** 又曰正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翰皆郎螭首之坳處由是諫傳謂螭頭有水官欹密侍號爲清美官 **諫罷封禪** 職林曰唐貞觀有事泰山褚遂良爲起居郎諫罷封禪之事 **文史博涉** 又曰褚遂良文史博涉工隸楷太宗召令侍書 **職在司言** 實錄曰唐元宗親製春臺望一章起居舍人禁學奏臣職在司言請宣示百僚及編國史 **請納封事** 唐吳兢傳曰兢爲起居郎上疏元宗請容納封事 **陳政得失** 職官分紀曰高鍼爲起居郎陳政得失穆宗嘉之 **文章俊拔** 鄭仁表傳曰仁表爲起居郎文章俊拔自謂門第人物文章俱美常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齋紙螭下** 六典曰文宗敕左右省起居齋於螭頭下記言記事 **侍從班**

嘉話錄曰左史得申謝自開成中至武宗即位隨仗而退無簪筆之際不得密邇天顏故後人謂兩省爲侍從班則登其選不爲不達矣 **左侍極** 唐柳玭家傳曰玭爲左史其著序訓自稱左侍極 **立楷非地** 程大昌演繁露李誠營造式螭首施之對柱及殿四角今二史所立東南偏其立殿角隨楷之遂認爲螭獸以其楷爲右螭非其地也 **繫鞋造殿** 職林曰駕御垂拱殿則同侍從官朝退至崇政殿門則就次繫鞋而入造鞾殿拱立白居易行蕭兗起居舍人制曰記事之官一時清選綴兩省班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 **兼諫院職** 會要曰熙寧二年同修起居注則綴兩省班知諫院細而不與 **朕自知卿** 言行錄曰胡銓字邦衡爲起居郎直前奏事云陛下登極首蒙召除居舍人同知諫院范純仁同修起居注淡旬又擢左史上曰朕自知卿設官部

起居注五

唐詩唐杜工部贈起居田舍人詩曰獻納司存兩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窗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　韓翃訪王起居不遇留贈詩曰雙龍闕下拜恩初天子令君注起居載筆已齊周內史論詩更似謝中書行聞漏滴隨金仗入對爐煙侍玉除姚合寄裴起居詩曰千官曉立爐煙裏立近丹墀是起居彩筆專書皇帝語書成幾卷太平書　又寄丘起居詩曰官清立在金爐北仗下歸眠玉殿西　又寄劉起居詩曰九衢寒露斂雙闕曙光分彩仗迎春日香煙接瑞雲珮聲清漏閒天語侍臣聞莫笑馮唐老還來謁聖君　許渾寄李定言右史詩曰纔歸龍尾含雞舌更立螭頭運兔毫閶闔欲開金漏盡冕旒初坐御香高　鄭谷寄左省張起居詩曰含香復記言清秩稱當年點筆非常筆朝天最近天　元微之詩曰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近蓬萊

增制唐蘇頲行賀知章起居郎制曰業優詞學時重才行稟精微之高妙體仁恕以明達必能書法不隱立言可觀宜回職於版圖行擅聲於鉛筆　孫逖行楊齊宣

起居郎制曰規行介立守道安貞雅致表於文辭清標傳於緒業頃參諫職考績已深自聞謝病歲年滋久雖宰臣立節每避舉親而公器須才終難滯用宜發命於中旨俾分官於左言　賈至行裴綜起居郎制曰左史記事君舉必書先王之制也晉則董狐書法不隱楚則倚相能讀典墳善惡成敗實由其言慎擇端士求難其人殿中侍御史裴綜緒業清純言行惇敏俾之直筆庶昌厥官　李嶠行太子舍人劉如玉等右史制曰敕如玉等並言芳蘭芷行温圭辟或譽滿銅樓或名高石室記言之重選衆尤難宜收博辨之才俾居良史之任

蘇頲行崔銑起居舍人制曰識遠心明懷才蘊藝鉄碑盡記亡篋不遺實朝序之英髦爲士林之俊拔趨侍西掖洽聞東觀期書法以無隱俾舉能而有聲

增啓洪平齋賀黃左史啓曰騎省疇庸螭坳均振武立雷霆之下屢聞劘礪以責難司雨露之邊更許直前而論事某官瑞應魁衡聲摩奎壁夙著六君子之望坐追三諫臣之風黑白既分丹青自炳聖朝舉無缺事可少緩於箴規人主蔑有戲言正欲明於記注進躋左塗密侍前旒移疇昔皂囊剴切之誡示此日青史簡嚴之筆夾玉皇之香案共欽稽古之榮纂宰相之沙堤佇究濟時

之業　楊誠齋賀聶左史啓曰南衙渙號東史升賢雖
君舉必書均號司存之切而王直諸左益知位置之親
某官螭頭坳處久稱解事之舍人龍尾道中遂進讀書
之倚相柱下之光可繼甌中之姓有人　陳簡窓賀徐
左史啓曰烏府疇庸螭坳正位南司五院方嚴執法於
殿中東極一星復擅典書於柱下某官心正意誠之功
夙講明於韋布任重道遠之器獨簡記於冕旒頃由別
院之聲名徑主一臺之風憲永惟四海理亂之本實係
九重言動之間若弩有牙如車斯輹雖堯舜在上無明
爭顯諫之勞然佚狐在前有陰警潛規之助鋪陳久大

繪畫升平要令煒煌垂汗簡之華然後卓犖紀面槐之
業　洪平齋賀林殿院除左史啓曰臺端疇績左堿蹕
榮紅雲之近玉皇獨餐螭頭之望黃道之開閶闔仍催
豹尾之班某官峻蹕記注妙絕版曹扈甘泉之蹕則入
內以告猷對紫宸之仗則直前而奏事一星之曰柱史
姑紬石室之藏六符之驗泰階即上沙堤之路　危巽
齋賀魏右史啓曰恩渙席前班高柱下秘書不是監普
有是言右史用名流實聯法從某官龍池入覲蔚為華
國之儒雞舌含香快吐濟時之略惟斯文之未墜知上
眷之益隆禮樂司存冠九卿之妙選蓬萊身到總三館

之清流才與地以雙清命自天而三錫屈司記注以闡
才猷